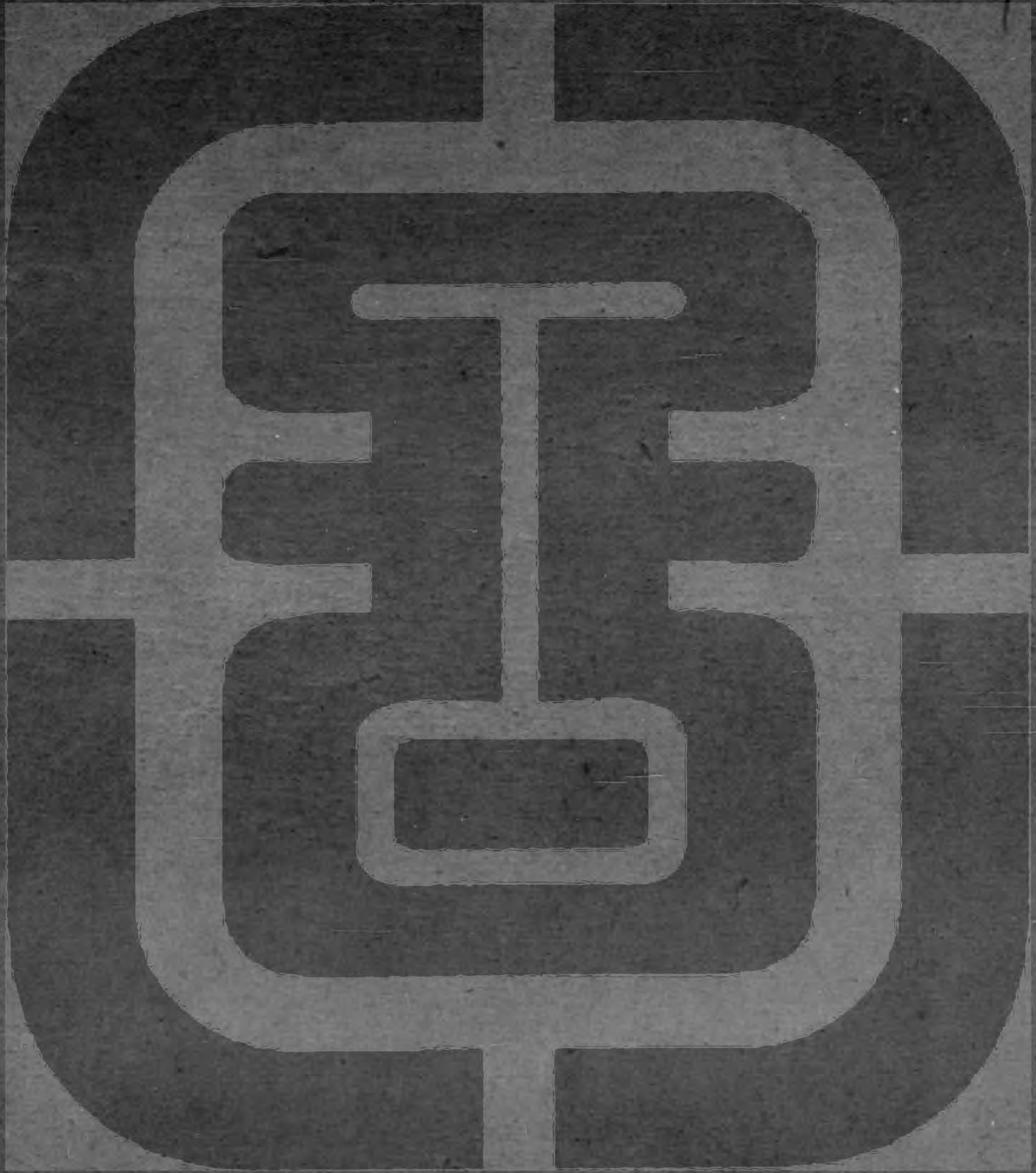


卷八百一—八百十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一
蘇州刺史廳壁記一首
記五

蘇州刺史廳壁記一首
蘇州刺史廳壁記一首

蘇州刺史廳壁記一首
蘇州刺史廳壁記一首

蘇州刺史廳壁記一首
蘇州刺史廳壁記一首

蘇州刺史廳壁記一首
蘇州刺史廳壁記一首

蘇州刺史廳壁記一首
蘇州刺史廳壁記一首

蘇州刺史廳壁記一首
蘇州刺史廳壁記一首

蘇州刺史廳壁記一首
蘇州刺史廳壁記一首

蘇州刺史廳壁記一首
蘇州刺史廳壁記一首

蘇州刺史廳壁記一首
蘇州刺史廳壁記一首

蘇州刺史廳壁記一首
蘇州刺史廳壁記一首

蘇州刺史廳壁記一首
蘇州刺史廳壁記一首

南或北隨人推遷國朝一家天下華夷如一壽春或疑郡在淮南隸揚州其風俗山川可得而知也某年以兼侍御史楊州司馬獨孤問俗爲壽州刺史公有德政理外如內易不遺物周不害通忠孝簡於王室廉平聞於天下剛克以順柔謹而肅公理州三年遷御史中丞鎮江夏工部郎中楚州一作中張緯之代公爲州牧某部郎中常廷安代張典此州僉有政聞故書其事以慰楚人之心神史類編卷一百一

宋鄂州新廳記

趙憬

自昔秦置郡有守漢魏以降因之其秩二千石雖有監刺而宰制威福之重蓋古之諸侯鄂在楚爲國秦爲縣吳爲江夏郡線歷至宋乃維入郡置鄂州及齊更郡爲鄂隋氏被其郡猶謂之州官則刺史而政無條刺之法矣皇朝公襲舊制或爲郡或爲

州部符責成其實乃太守之職前代建置所理之處其城不恒今之州即舊城於江夏吳仲謀經營之程普始守之當荆吳江漢之衝要爲藩鎮固護之雄制天寶已前四方無虞第據編戶衆寡等表州望鄂州以處於下後戎狄亂華寓縣沸騰屯兵阻險斯緝巨防朝廷尋州陟疑作陟州列將寄勳賢之重廣德二年遂駭岳馮事置三州都團練使大歷八年加觀察處置使十四年六月二使廢特置當州防禦使且屬于江西國家姑務省官息人而終慮咽喉襟帶之地思典守者既輕其權矣復欲俾任重尤難其選是月十月乃命祕書少監兼侍御史李公授之公名兼隴西人也到官三年之五月使改爲三州防禦使江岳隸焉仍領元戎之副董江西諸軍銳師以代判于襄陽既而尅平九月就加散騎常侍防禦泊州如舊公之莅鄂也今茲四年以清

德誠信爲教化以至公深仁爲字育則鄜開里閭橋舊詠歌如
嬰兒之得乳母餒夫之逢稔歲理軍施令其士卒觀慶亦如之
但加乎肅畏而已繇是所防三千餘里洞庭彭蠡在其間水舟
陸車山藪塢野皆我長城之內用是加之王人駱驛天書繼至
三軍萬一作戶以爲禁而耆老惟去不得而惜也初刺史有小
大之廳其度甚俾或門屏迫近或廊廡狹隘將吏參集迴旋福
側線歷年代未遑葺之廳之左二曰一作府舍摧壞空曠公乃
剗闢其地作爲新廳大廈既立長廊以二則儉而規法一結溝
殊精因士卒忘勞之力出貨財足用之羨經營有成井邑莫知
惟昔之公門今爲外入一作而遂東廣開崇墉北達於里一作
門榮戟森列戎徒儼衛每饗士誓衆駢羅廣庭蕭牆之陰旗旄
續紛威容克振君子謂之智憬將赴京師目覩嘉謀輒紀新廳

之壁庶允朝選之盛特舊廳有都團練觀察使記刺史無記曩
賢名氏多所闕是用求訪遺者得之必書蓋李公之志也來
哲繼踵冀增輝於此堂特建中三年十月一日也

宋州刺史廳壁記

顧況

商丘之地辰火之宿孟諸之涓閔伯所遷微子所封之國也厥
貢絺紵厥篚織曠有蒙盧二門有睢渙二水炊骨易子隕星退
鷓仲尼之伐樹子罕之棄車左傳皆此地焉梁孝王時四方遊
士鄒生枚叟相知之徒朝夕宴處更唱迭和天寒水凍酒作時
滴是有文雅之臺清冷之池鴈鷺之所棲集團苑方三百餘里
制度法於長安漢末始置爲睢陽郡皇家大臣房梁公暉牧此
州今相國彭城劉公勛德有光一典此郡前破李靈睢後破李
希列爲梁開路而冬方諸侯并賦鹽泉所以歲約三十萬緡商

在其外明年西朝天子天子嘉之俾平水土及拜司空俾敷五
教乃拜司徒入參大政出曜威武范陽君以智畧佐之由御史
中丞行軍司馬節度留後而領于是邦募府得人於此為盛下
車之日無土不殖桑麥翳野舟艦織川城高以堅下選以飽詩
所謂誰謂宋遠誰謂何廣者矣自貞觀已來列名氏者而房梁
公為首存乎東壁大歷之後繼聲躅者宜司徒公為首逐邦于
座右也貞元五年四月十九日記

鄧州刺史廳壁記

符載

國家自祿山犯德五兵勃起毒流天下於鄧最劇是州也地宜
政事與他郡不類故得詳備而記之案天官書角亢之下為鄧
侯吾離之國也本楚地六國時屬韓秦昭王三十五年取韓地
置南陽郡既滅韓徒天下不軌之人而實之至兩漢間多封勳

庸大臣外歲主家氣高野曠地方千里控二都之浩穰道百越
之繁會藩閫桐拍陂池江漢商於臨汶環我股臂故自前代至
於我唐戰爭攘奪千載不息多為暴強者攻取之其望雄其俗
豪鬪伉健尚畋獵藏亡匿死橫猾難制其有臨之者踈繳不中
輒失聲實天寶五十年春魯易自商州刺史御史中丞領是州
牧是年六月二京陷于胡虜師阿史那王立李節來寇我馬魯
接戰大敗之其明年春逆將武珣二唐書作武令珣復圍我馬魯培墉
補卒堅峙自正月至于八月不下他地一作地日絕食整旗犯出彼
將乘病而困之反手與鬪賦頰橫潰因退保我城馬魯屯居順
陽山谷中積數月肅宗皇帝并保位于靈武詔加御史大夫襄
鄧節度復牧我壘完葺如故至德初一有載冠儲滅定賴國公
來頊以御史大夫代魯公之政先是有驍將李釗二唐書作瑒梁崇

義者二人素齊名皆負威望會來朝京師釗得授權柄崇義不欲出其下穰城蹤跡因殺而并之代宗合垢務理未即顯戮遂署爲襄陽節度是州隸焉崇義以受命一作授之際狀不明白蒙穢跋扈二十餘一作數年晚節謀叛無臣子道天子命淮西節度李希烈誅之希烈無妄生置復以恕取使宿賊封有麟生張馮建中四年希烈僭逆于梁宋諸侯之師荷戟四會有麟亦嬰城自守連攻不拔景寅歲皇帝厭亂淮西始定連師陳仙奇裨將李季汶來討一作平之季汶雅有膽畷以機擒敵以誠誓衆遂梟有麟以聞是天子尤寶鄧爲咽喉之地以爲兵戎之後黎人破碎苟非賢誓不能生活乃詔尚書金部郎中王公綏而治之其始至也宣天子之恩澤使民沐浴之垂方伯之教令使民承受之然後以大誠受物以至信結物以玄機運物以嚴禁

蕭物構壤竿爲廬舍銷遺鏃爲鋤耜伐蒿萊爲場圃掘腥穢爲

泉井交一作合父子之歡正夫婦之倫依仁化者如水赴壑首年

而富中年而教季年而政成其籍版一作版籍自四千戶至于萬三

千戶藏其毛粟自三千斛至數一作四萬斛其餘一有虛字飾傳遽

作之舍作栖旅之館儲什器之用蓋餘力也先是有奉天禦侮

臣十數輩上多其功既侯王之復賜得公田五十萬畝以我郡

壤寬且腴將併力焉公以爲鄧在邦畿千里之內詭隨授與則

上以耗天子之地下以貽齊民之困堅秉右制不輸尺土此又

政之殊尤者也於戲民之生也如鳥獸然飢食渴飲難馴易駭

名公端士承特之平因俗之阜或以然力理之可也若移之於

瘡痍毒痛疑作痛之後非德信積中和粹發外以誠被物如父愛

子則何秦臻於此夫人君臨上百辟在下其欲政生人之性命

敷大中之教化扶淫濬之風俗行明白之刑罰一作賞非有政者則不得操其柄焉故刺史於他官爲重漢制秩中二千石冠進賢印青綬隼旗龍節銀蓋所以大其威而昭其德也今天下郡國勤四百餘里所上憂黔首垂意於里有淳政被民者增秩賜金如漢宣帝時濟濟多士作民父母遐邇以德同思于理則雍熙仁壽之化豈其遠乎載寓遊樂土聞公撫凋瘵之民也善故字下以貽爲政或足文行佞亦無取焉自貞元二年夏五月郡公名氏品秩遷授雄劇年代寢遠亦列叙其次使將來者覽之端如貫珠也五年八月十五日記

湖州刺史廳壁記

顧况

江表大郡吳興爲一夏屬揚州秦屬會稽漢屬吳郡吳爲吳興郡其野星紀其數具區其貢橘抽織縞茶紵其笑靈所誕山澤

所通舟車所會物土所產雄於楚越雖臨淄之富不若也其冠簪之盛漢晉已來敵天下三分之一其刺史沿革不同或稱大守或稱內使都督也一無他州或否如魯史晉乘侯牧一也其鴻名大德在晉則顧府君祕祕子衆陸玩陸納謝安謝萬王羲之坦之獻之在宋則謝莊張永褚彥回在齊則王僧處在梁則柳惲張謖在陳則吳明徹在隋則李德林國朝則周擇從令聞也顏魯公忠烈也袁給事高諲正也劉貞外全白文翰也洎于頔大夫作塘貯水溉田三千頃今使君辭也唐景皇帝七代有之孫先公尚書先公大夫李葉之勛一作勳有公於民公實嗣之孔悝銘鼎天下重器天王褒拔于公陟襄陽節度李公陟當道觀察統諸道監織轉運二牧既陟唯公盤桓鳴鶴不飛飛即摩漢其逋者復其危者安其憂者泰所謂善緝於是拓鄆穰菜就

便除害政之餘力作銷一作暑樓於南端復亭署於白蘋洲聿

與廢土光明散豁湧出漢谷其舊記吏部李侍郎紆撰其圖經

竟陵陸鴻漸撰使君命况摠兩家之說倣落晉宋訖于我唐凡

一百九十七人及歷代良三千石儀形略也鋪張屋壁設作存

勸踈神告人一作春秋不朽之義也貞元五年十二月哉生魄

華陽山人顧况書一作皆唐文粹

道州刺史廳後記

壁記非古也若冠綬命秩之差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辨則

有圖謀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列賢不肖以訓于後

庶中人以上得化其心焉伐之作者率異於是或跨學名數或

務工文粹為文居其官而自記者則媚已不居其官而伐人而

記者則媚人春秋之旨蓋委地矣賢二千石河南元結字次山

自作道州自史廳事文粹無記既集無彰善而不黨亦集無指

惡而不誣直舉宵臆用為鑿戒昭昭吏師長在屋壁後之貪虐

放肆以生人為戲者獨不媿於心乎予自幼特讀古循吏傳慕

其為人以為士大夫立名於代無以高此前年冬由尚書刑部

郎中出為比州雖苦文粹劇自課而未能逮其意也往刺史有

許子良者輒移元次山記於比牖上文粹而以其文代之後亦

有時號君子之清者蒞此熟視焉而莫之改豈是非之際如是

其難乎予也魯安之乎集作他即命巧而書之俾復其舊且為

後記以廣次山之志云

龍州刺史廳記

昔制戎於安西瀚海之時而隴汧去塞萬三千里其處內居安

如此朝之命守猶以為重地必拔其良能當時之務其難者不

過理寵門大家之內集作園陂池而已觀昇平之塞其須賢如

此今日上邦清水已西六鎮五十郡既失地地為戎田城為戎

固人為戎奴婢顧隴涇鹽靈皆列為極塞而隴益為國路凡戎

使德來者必出此視其守由主人也其言語威儀豈容易而處

近世集有朝之命守殆未能注意耳今清河崔公承寵世仕安

西軍司馬公生長於戎然而神性傑異行賢智之路頗通諸書

又能博九州山川之理而國中之士知而仰者無幾人近歲西

戎累犯塞前年今上即位欲以姻交北虜以輔中國公上書兩

言蕃之事天子覽書以為必能伺戒夷情故命使之今年拜守

隴州拜之日朝之鄉士咸謂隴之得賢為賀居郡而戎來者必

憚愛而去嗚呼何嚮之命守未能注意而今之悟得其人賢何

嚮之知者無幾而今之稱者盈朝豈一郡之事有時而理邦一

郡之人有時而幸邪智者之道有時而用邪長慶初余西視戎

至於隴下聞郡人之所羨故歷署而刻記焉

文苑英華第八百一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此今日上邦清水已西六館五十餘里地為或
固人為或奴奴額離運靈皆列為極寒而離苦為國路凡或
使使來者必出此稅其守由主人也其言語威儀定容步而處
近世其朝之命守殆未能注意耳今清河從公承寵世仕安
西軍司馬登封順昭戒誅而聯實赴去遠皆端夏為楚五
又能博九州山川之理而西中之士知而仰者無幾人遠處
及於英華第八百一即此
言蕃之天子
隴州拜之日朝
怪於前不聞
福之天育執
天子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

廳壁記六

州郡下

楚州刺史廳記一首

宣州重建小廳記一首

監軍使

淮南監軍使廳記一首

東謂橋給納使新廳記一首

使院

邠州節度使院壁記一首

鎮海軍使院記一首

幕職上

湖南都團練副使廳壁記一首

壽州團練副使廳壁記一首

州郡下

楚州刺史廳記

呂讓

稽聖人棟宇之用博矣太上垂典法利衆庶其次革壞弊鎮形
 勝其次辨尊卑示昇降最下炫彩色飾土木其華視榮其體而
 已若參而合之則賢智公侯之居也若捨其參而務其末則貨
 殖匹夫之居也能是制者不亦賢乎揚州屬都楚實甚大提兵
 五千籍戶數萬其事雄富同於方伯然則刺史大廳卑而且險
 疑作 儉 奈諸侯之等威每冬至歲首文武軍集內不足以陳俎豆
 外不足以容卒衛及夏秋之交淮海蒸濕之氣中人爲病多至
 煩熱憤悶居長無以逃其害有事宴於斯嘗翕翕一作翕翕流汗往
 往什於地不卒其會而散自刺史至將校百吏盡知其不可思
 欲改造而久遠已來爲日者巫人稱陰陽鬼神之事以沮之且
 曰歲深有物來憑更之則不利小以罪貶大以凶終雜然其說

如出一口前守或有構材定日視之惕息卒不敢毀而止大和
 七年天子以大理少卿榮陽鄭公活無辜當刑者四十餘人殊
 其績命守于楚既至累月威肅仁覆罔不得理戎行農室遽告
 無事公將易前非誠詢于衆衆果以咎徵止公公笑而諭曰吉
 凶由已災不自起况陰陽變化人事之符勿忌勿拘以道爲模
 苟不失正無貳其圖敢斷不疑鬼神隨之與衆共利曷慮於一
 爲危秉直在公余爲嘗龜乃築崇基乃勅宍規悅使樂成不丞
 不違法度既備冊素亦施清氣和風且慕颺颺氛厲不干笑語
 自怡大會其中寒暑皆宜駢羅鼓鍾間發塤箎劒士伎兒飲食
 熙熙以寬以容逮于養斯觀邇及遠何物不綏不詳之詞沉寂
 無爲守正之報必其期則鄭公持大權臨大節不撓其惑者用
 此心也昔賢行事亦有據經合道不奪陰陽鬼神之說然未有

能一作决然遺俗與衆禍福之口牢甚不可破如此其簪者豈非明識達量以義忌私不苟一時遺利後代耶使有土二千石去蠹除弊悉若是舉天下何憂於下理哉且詩詠斯干易規大壯皆美居處有制度可以化人成俗也八年夏予罷郡西歸道出於此而是廳新成泰春秋之徒也見不朽之作而無述焉心竊恥之請書本末以告來者其他善政能事有風俗言故不採列於記上大和八年八月一日記

宣州重建小廳記

沈顏

界江南宣州寔為輿區凡厥貢之盛厥土之饒則古所良也暨鉅盜起芒碭環弊于四方是邦載罹窘阨雖城隍僅免而外無子遺矣及兵部裴公慶餘去任竇常侍半自池牧來臨莅事未幾遽為秦彥所據一作姦連隣熟一旦擁兵度江引黨趙錙以

代已任是歲南徐劉顥作亂揚州繼喪師律二境流離人不堪命弘農王化方自淝水爰奮義旗詢于同盟則田公司空首决宏謀及惟揚克定秦彥就誅宣人有言曰何獨後子後其來蘇弘農王允憫是誠我公復勵兵進討錙悉銳逆戰亟為萌之及追感保壘兵食內空而外不絕商市無改肆錙知人和在彼乃冒圍宵奔我公追擒之自此江表略定大順元年建子月孫儒大據惟揚又來寇我舉不以義自老厥師復為我公擒之其衆盡潰弘農王去寧揚土我公嗣總藩條天子嘉公之勲就轉左僕射命觀察於是明年建寧國節度又明年加司空宣城符屬戎事便廳久缺司署者進言曰蓋聳諸公曰民室未完民迹未復於是用文得以來之既來之來而安之不朞歲車者闐闐舟者聯聯北屋滯貨隘鄙司署者復進言曰民室完矣民迹復

矣公曰倉廩未實田野未闢於是薄其賦而省其淫給其乏而賑其版不募歲荷穰乘梨樵蟠于泥如雲之稼穡在畦司署者復進言曰倉廩實矣田野闢矣公乃許然後度材相址憇匠事橫梁虹亘山節峯峙嶻崇崇觀者改視公喜退顧人曰凡事之治不治無賢愚貴賤顯然如異觀此當其未治人咸慊之及其治也人咸榮之則吾於爲政也豈不榮乎治哉我今欲刊成績宜付所能則沈氏子以文售予其何可辭焉乾寧一年乙卯秋九月八日記

監軍使

給納使附

淮南監軍使院廳壁記

杜牧

淮南軍西蔽蔡壁壽春有團練使北蔽齊壁山陽有團練使節度使爲軍三萬五千人居中統制二處一千里三十八城護天

下餉道爲諸道府軍事最重然倚海漸江淮深津橫岡備守墜險自艱難已來未嘗受兵故命節度使皆以道德儒學來罷宰相去登宰相命監軍使皆以賢良勤勞內外有功來自禁軍中尉樞密使去爲禁軍中尉樞密使自貞元元年及集無此三字元和已來大抵多如此今上即位六年命內使宋公出監淮南諸開府將軍皆以內使賢良有材不宜使居外上以爲內侍自元和已來誅齊誅蔡代趙前年誅滄旁繫趙魏且徵師且撫師且誥且諭勤勞危險終日馬上往監青州新附卧未嘗安復堅滑州邊魏窮狹多事今監淮南是且使知集依休之休息亦不久之故內侍至焉監事四年如始至日簡約寬泰明白清淨集作潔怒悉軍吏禮愛賓客舉止作動無非典故暇日唯召儒生講書道士治藥而已內侍舊部將校多禁兵子弟京師少俠出入閭里間俛

首惟唯受吏約束故上至相國寄章公下至於百姓無不道說
內侍稱爲賢人此不虛也宜其侍衛六朝聲光富貴其繆爲相
國竒章公幕府掌書記奉內侍命爲廳壁記某再謝不才不足
記序內侍曰掌書記爲監使軍廳壁記宜也某慙惶而書特大
和八年十月二十二日集作日記

東渭橋給納使新廳記

沈亞之

渭水東附河輸流逶迤于帝坦之後倚坦而跨爲梁者三名分
中東南天廩居最東內江淮之粟而群曹百衛於是仰給唯平
輕重之準爲難即主官不職其處何如哉長慶中得如臣杜生
以行御史主之能謹法整吏絕輕出重入之尤明量倍叙無先
貴後賤之弊故官曹士衛之所仰給者如取之家食焉居再歲
加爲外郎因指其署曰夫渭津傍控甸邑諸陵道左輔出入河

東藩而公賓遊士過必臨我我儒士家也宜飾宇侯賢以誠其
敬今公齋陋冗無足爲禮於是盡去之募市其傑棟巨楹文梁
勁楠旣已具構顧其中可叙百榻而儒良至者必與講談其道
隨其能否而梯級之得又留其下者雖羸車弊衣則明日彰矣
今觀渭津之初開署宇爲嚴虛廣敞意者得無欲天下之士見
其中之曠大乎

使院

邠州節度使院壁記

李直方

自西漢始置募府得額壁士其聘舉之盛與公府置一作吏王
國命官爲北於是班固傳家毅崔駰蔡邕陳琳院瑀之徒出
言大抵多巡禦封略經參戎事居無怕處秩靡常品故命之曰
賓國朝篤方岳之任慎求其佐頒以職貢爲之定制或辟自諸

侯或降於朝廷皆命于天子其所司也調政教之和策軍筭之
秘出入聘覲應對賓客其立署也行有戎次處有公堂與方伯
周旋彌縫潤色而已王畿之腋劃為臣防外殿朝那作捍西疆
中拱皇都以臨諸夏漆沮之仁既遠革宜之俗相猾井瓌材英
傑莫典封守非在明純固莫參毗佐六年春皇都勞韓侯牧圉
之覲俾伊西夏申命御史中丞王君等九人為之使介既而師
貞于律農勤其功惠和威武澤浸火烈孟秋述職曜兵河塞亭
障蕭條千里晏清然後用虎旗虵矛定功于浦入覲皇都增秩
受賜旋師舊服勲用一作德舉非元臣和一作權略能賢嘉績茂
用濟此先是尚父郭公開府是邦搜賢勿貳駿人一作咸集不
十數年持樞衡治邦憲司誥命者咸布職於清朝今韓侯亦能
詳言端士輔相威德是府將來宜為駿賢一作骨之郊敷榮達之

閩闕衛多君子邠其之夫敬其事則命始春秋之誼也是邦當
徵號朔方而以名師建為三郡肇基於我書事舉德且始韓侯
此既舊題於堂之北墉盧他日文字湮滅作者之文莫傳遂刻
石以紀之李公自正字歷金吾掾廷詳長安主簿遷監察殿中
侍御史左司負外郎今為昭州刺史某早與公游知公異時之
大來也庶 之不泯貞元二十年十月日記

鎮海軍使院記

羅隱

惟天子建國必羅九牧既序區分局署兩漢三公府有掾屬魏
晉而降則置行臺若魏以秦王儀鎮口都一作是高齊以辛術監
治東徐州事皆行臺之任也其官屬則令僕以至於尚書丞郎
唐制由行臺而置採訪使始今節制之始也鎮海軍舊治京口
大丞相以錢塘之衆一作堪漢宏西殲逆服天子不欲易其土

故自符竹四命然後移軍於錢唐生以物宜祖賦以便斥去舊
址廣以新規廊開閉閣拔起皆級俾幢節之氣色魏武之出入
得以周旋焉庚申年始闢大廳之西南隅以爲賓從宴息之所
左界飛樓右劇焉城地聳勢峻約而有敞肥楹巨棟間架相稱
雕煥之下朱紫苒非若越之今今潤之舊也疆場之事則議之
於斯聘好之禮則接之於斯生民之疾痛則啓之於斯軍旅之
賞罰則參之於斯非徒以酒食駢羅而語言朝譚者也其府屬
已下或八都舊從公于征或稟之於朝廷或拔之於鄉里故天
子用青宮傳道一作導之選以佐之輟教民論道之任以副之其
餘省秩卿曹職領相次自我朝藩服官屬之盛無加也噫大丞
相之勲德既藏之天府而攀鱗附翼者非鐫刻樂石其可久乎
是年冬十月始命觀察判官羅隱爲記

廊開疑作廊開

幕職上

湖南都團練副使廳壁記

呂溫

湘中士郡羅壓上存右振祥蠻左馳馭越控交廣之戶牖扼吳

蜀之烟喉翼張四隅禁束萬里蜀本有半字天下之安危繫焉聖唐

理雖偃革集作草制不去備消息變化必惟其時由是部集作分

荆衛復古南鎮輕蜀本作控其兵徒而重其統帥易其將校而難

其參佐所以顯仁藏用明道悔權成師於禮樂之中講武於文

章之內雍容易簡四十餘年名跡風流一作靖冠於當代始則裴

諫議虬以逸材竒略傲視而靜一作荒冠次則趙相公璟唐書作憬

以高標雅望鬱起而爲國禎其餘馮郎中嶷之碩重房容州孺

復之英達鄭評事列張著作季文之美秀洎張和州惟儉盧侍

御澣佐我先大夫宣慈明允實有成績是皆悼于朝論清在人

謹者矣元和三年冬天子命御史中丞隴西李公以求嘉之循
政京兆之懿則廷賜大旆俾綏衡湘威如秋霜無私凋惠如冬
陽無私煦用人如止水無私鑒始下車表前副使殿中侍御史
扶風竇君常字中行以本官復職於是監察御史河南穆君寂
河內司馬君紆范陽盧君璠大常寺協律郎河東薛君存
慶前咸陽縣尉吳郡顧君師閔前太子正子隴西李君礎前大
常守奉禮郎京兆杜君周士前廷陵縣尉同郡杜君賞一作實郡
材響附各以類至文雅之器集作器用歲餘大備錯金碧於晴壑絳
孔翠於春林遐邇翕然稱爲盛府中行感會知己竭其誠能黃
鍾音韻調於嶰谷之竹太阿鋒鏖域以華山之土其吟鸞鳳斷
犀兕不足恠也竇氏伯季一作仲同時七人一居方伯二列華省
四在諸侯之館名教之樂播紳暮焉以温近守支郡且知故實

得請連師俾書公堂媿於不文安敢監讓元和五年七月五日

東平呂温述

集作記

壽州團練副使廳壁記

沈亞之文並編其

戰國南北書更言故世諸豪爭據于壽春或兵至百萬有不能
得者豈地勢爲要津乎自建中已來淮夷寇叛於蔡天子之詔
或討或赦由是壽春備爲東塞矣爲之守者皆佩將軍印幕府
符書之設擬於方鎮而有副使之官焉元和中常公武以殿中
侍御史爲之九年秋蔡兵集作州叛壽春首令孤通引兵屯霍丘
副使得彞卒百餘人留郡中冬蔡兵大入馬塘寇陞家城殺其
將卒五千餘人虜民男女焚壞邑室而去郡中驚駭民人多流
其家而東副使因言曰集無日字壽春其地漸水四駱南有潁西遮
淮潁東有淝下以北注激而迴馬集作爲西流環鄆而濬入于淮

此天與險於是也假如愚民能棄其業西流即為蓬徒塵走耳
安與國是為邦邦乃出家奴與民戶一丁俱為水土決安豐已
南陂池會其流于城傍野中浸注如澤焉集無此字以故居民流心
稍稍復定時馬塘鄧家城既陷霍立方畏寇乘其虛復飛語為
淫以感其俗曰狐死首丘井間多傳言之耆老曰果守不能保
是矣守間之益恐遂棄其城亡歸是日霍立焚行來未及郡會
日暮使吏馳告副使以歸狀令得夜開壁吏至壁卒捍關吏不
得入呼罵其卒副使立城上曰某得命於詔叛晝受即晝得之
今守獨入而卒露無為也如驅與俱來寧不知盜居其間得夜
則禍成矣或幸而集無而字上於剗平明關關介士陳兵夾道驗其
號以入卒無敢越伍而趨居有項守謫去詔以李將軍代將軍
西出疆兵臨萬勝城復以副使掌留事明年陟其能得加侍御
史是歲亞之東觀戰至壽春得副使之跡題之於署下以記行
事之時云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此... 南... 以... 是... 日... 女... 今... 則... 事... 史...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二

公廳壁七

幕職下六州

浙西觀察判官廳壁記一首

常州軍士判官廳壁記一首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壁記一首

州上佐

江州司馬廳記一首

州官上

汴州糾曹廳壁記一首

江州錄事參軍廳壁記一首

幕職下

浙西觀察判官廳壁記

李觀

觀聞國朝置觀察判官故事於今之老成人則曰爾乎哉乃本

而言之厥自兵興上憂天下列郡無剛紀文章是用命忠臣登

車為觀察使而鎮撫其民人今其集作來亦三紀于茲古者所謂

山集作連城守今則大者或十數集作城或七八城小者或四

五城觀其所以察其所由使亂不能集作長使理不得渝集作

猶川之有防猶戶之有樞其繫厚矣其臨高矣其下賓佐實有

常任其大者曰觀察判官一員集作濟美佐而集作成能不求

賢者禮而居之無則闕如不苟其人允集作矣乎浙右之疆包

流山川控帶六州天下之盛府也國之盈虛於是乎在太原王

公廉察之七年署監察御史李公士舉為觀察判官公從事浙

右十有余年能事備乎游童光烈灼乎簡書始從韓公多辦疑

獄多釋冤囚疑似得昭放紛得寧四方翕然籍甚于公後王公

盛德日新六州人殷姦宄易俗集作民不醉集作良吏不清廉

之士集作無日無之公乘輅車日往月還剖斷善惡明白可觀六州

丁憂去官連城命公來撫吳人德知蓋務人五字集作化變檢

人如春之和吳人樂康嗟乎夫有其任無其事十有八九豈虛

耳哉非其任有其事自公作故四字集作百無一二焉議者

以為集作視公之為佐可謂中於佐矣視公之斷徵可謂敏

識矣視公之禮人可謂達於理矣諒哉有以頌連城之表賢

有以見吳人之多幸有以見李公之攸宜矣集作從姪觀拜命

而書愧公之羞集作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記

常州軍事判官廳壁記

前人

常州列郡也天下有繫我一作望居其一焉軍事丞務也天下有

三我備其屬焉於是永厥人事觀厥能不亦難乎則汝南表德

師今在選焉夫三軍稱師萬夫之望誠不若也其於韓陸亦何

焉二夫大臣聞慕多士委質誠不若也其於俾補亦何二焉袁

生恢恢然暫暫然寬而有紀明而無隣行飾以貞言飾以温始

常公以給事匪躬之故出釐是邦生方尉于義興寢然見嘉乃

殊常察軍事之機議之堂上軍事之宜開之府中誠曰制也常

公達其人以禮威其君以華揚一作飾其智以文美焉哉常公遇

生以善生報常公以誠某嘗聞生南陽公之孫也夫維嵩之於

天下非常之山也黃河之於地中非常之川也南陽之於時非

常之人也嵩以喬天蓋之河以沉地載之以南陽大忠子孫嗣

之六年冬皇帝郊昊天理百神修廢繼絕永曰惟新生以尋南

陽之孫一命茲官九年冬復命襲爵南陽公某以為古人曰賞

延于世又曰善人雖十世猶將社之其是之謂也是年十一月

某赴京師自蘇州至常州會表生引廳前宣如翬斯飛植竹新

欄如鳳斯食乃白府公畜為記常公驩然不見迷且自天下稱

兵三十四年間擁旄白使持節曰州使曰節度曰團練有副使

判官大歷中宰臣常公以為費不能去其大而去其細乃罷團

練今之軍判官猶是也命其記書其事實始如今請以生之官

氏冠乎將來非以媚生也願以光非常之人之後也記之年月

在乎記中云爾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壁文粹已濠蜀本作濠地

理志初作濠元和三年改為濠退之貞元十五年作濠請本濠非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文粹齊三軍之事集作統理所部之

亡以鎮守

文粹作定

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四隣交其

朝覲聘問慰薦祭記祈

蜀本所祝

之文與所部之政下三軍之號

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閱辨通敏千人之材莫宜居

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其師之不文則其所辟或

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濠

文粹作濠

壽盧三州觀察

使受節移鎮徐州歷十一

文粹作二

年而掌書記者凡三人其一

文粹有

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二

本有一

曰京兆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一

二本有人

字曰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今方為之南

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閱辨通敏兼人之材者也後

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

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華

二本作扶

炳乎其相

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

文粹作伏

而鳥雲飛也愈樂是實主之相得

也故請刻石以記

二本作純

之而陷置于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

州上佐

江州司馬廳記

白居易

自武德

以集本文粹作已

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

職惣於諸侯師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於

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負與俸在凡内外文武官佐遷估

移者通

二本作弟

居之凡執役

集本作使

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通

署之凡仕父資高耄昏儒

二本作軟

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從

之莅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下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

畜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各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

於獨善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不乎人也

江州左臣盧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
觀遊群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悼悼可集有從容於山
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溢亭風篁石巖瀑布百花亭
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月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
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按唐六二本無此字典上州司馬秩五品
歲稟數百石月捧七六萬官足以亢文粹作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
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為國謀則尸
素之尤壽者為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
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司不
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三年七月八
日文粹有記題字

戰志同而州官上

汴州糾曹廳壁記 劉文夫

郡府之一作中有錄事參軍猶文昌之有右左轄南臺之有大夫

中丞也糾正邪匿提舉條目俾六聯承式屬邑知方致上於坐

肅舉綱維之未振俾側者不敢挾其側姦者不敢萌其姦法令

修明典憲不紊比其任也大梁當天下之要物舟車之繫控河

朔之咽喉通淮湖之運漕丞相治所鸛鷺成列池闢土沃兵多

甲監人尚私豪氣率驕蹇有梁園兔苑之遺事當四當四會五

達之通莊雜燕趙悲歌之人適足楚剽輕之俗為吏之道不倫

他邦滯滯來往斷斷阡陌任剛毅則失於突犯守讓卑則病於

委隨剛則害身隨則馳法貞元以來戎師自標威令已出無後

疑作國障隄防不完微墨蕩失調補斯任者但壘跡斂手以脫

禍為心何有意於勾稽而敢思其職業者哉大和二年瑯琊郡

葛公元方由天長令而位焉至則以為當今聖上務治丞相鎮
靜以至清肅郡下以至公奉朝廷凡所建啓唯道是適苟踵弊
於茲日不分晝於茲辰則緣姦積毒無時而去於是端成守戢
以正束邪以儉慎律同僚以直方吹屬邑綽綽自立戢分隨來
故得上下叶和遠近修整法有刊定之制軍無侵魚之患存政
舉其在於斯游刃恢恢肯綮無滯主晝諾而克勝其任司準繩
而無忝厥官從容其間進退不苟其唯葛君乎元和中憲宗皇
帝勵進理道注意法律特設科以招士欲疑問明廷一作後詔
有司覈其妍不先君僕躬公時為司績外郎實專斯寄絕因緣
之舉之公共為先於數十人中得君克詔故君之行實敢不詳
知夫公署有記其來自遠繫名氏於屋壁示成敗於將來俾善
惡克彰常絃斯在此蓋春秋之旨也豈可闕哉葛君以余從事

斯文叨官倚相見託論撰無塊直書大和三年記

亳州糾曹廳壁記

陳章甫

漢官儀郡主簿秩四百石綱紀一郡糾整不法岳牧無政蒼生
有瘼則天子責我汙吏侵人姦志載路則使臣責我吏不述我
曹有畜事則二千石責我役奪人時官有憲典則黎元怨我由
此觀之錄事參軍待責之府也所以天官署吏獨難其人觸邪
外臺禮隔宜矣由斯賞拔多至重官誰毫都上應星火禹貢屬
徐州分野隴西李公負王佐之才所以顧眄廳壁歎四官猶四
序功成者去屋壁無記一作吾將安仰始編舊一作政令余叙
之天寶九載七月十日記

江州錄事參軍廳壁記

符載

錄事參軍之於郡縣記綱也車轄也綱弛則目踈轄抗則載輸

政之成敗亦繇是也自漢魏已還歷江左郡有督郵主簿後魏
北齊後周隋文州有錄事參軍煬帝時罷州置郡有東西曹掾
主簿國朝省掾主簿復爲錄事參軍其於勾稽失糾憊謬省抄
目守符印一州之能不害六之榮悴必繫乎其人也其人強其
一作務舉其人困其務削循名考實豈容易哉况潯陽古郡也
地方千里江涵九緡錢粟帛動盈萬數加以四方士庶且多作
且環至駕車乘舟疊轂聯檣威猛則騰口以飛訕阿懦則腹非
而生銷重輕之得尤難其人隴西李尹少昌切玉荆鍾之制也
恪勤強毅當官官而行其於公家也不掩善以蔽才不隱過而
貨非不可細以作煩不閑略而破方剛柔疎緻雅得其度繇是
官府有程準案牘無畜閤遊我宇下清風凜然是時郡守李公
以鉅鹿超異之政來領北都內用六條外理百姓使人人門戶
興行孝睦井賦均一然後從容郡閣特與羽衣縫掖講黃老言
其餘枝葉節目委于有司而不領故李君得以息心奉法上事
牧守下督寮吏暢於中發於外人無間言也夫是無貴賤尊有
道也位無小大觀有政也苟素養碌俾躬處原祿雖多亦奚以
爲是宜書錄事之美于壁間聳善傲而不肖蓋春秋之微旨矣
先是此庭此宇荒涼褻黷端士不履今前後有脩竹左右有廊
廡穆然清邃皆自我焉聊紀述之序遂以李君爲首亦所以重
績而新廳也

湖州錄事參軍新廳記

楊夔

度材者定曲直於繩較物者決輕重於衡蓋繩無影疑衡無始
疑故人所取鏡也今使五邑之吏在正無所處千里之情毫釐
無所差束其內外必蹈乎規矩戢諸桀黠知攝一作於形憲斯

郡主簿有繩衡之無私爲得其任矣高陽許鎡以前秋曹掾端
於讞獄詔寵之遷陟斯在一作自兵興十五載事隨首貫守國
之法制稟朝之政令者由關而東郡亦無幾唯吳興遵國經體
舊章上下謙敬確然不渝然此數萬衆兵之所給固繫於土賦
俾其役不重歛不煩吏不苛民不疲萬目自正者全在提其綱
乎君制事以義制心以禮節不爲勢易志不爲強奪郡以督其
下故其下肅恪以蒞其事故其事簡由是衆吏畏而庶務集僅
致于訟弭而刑置矣廣明中妖巢揭竿以犯帝闕遂俾翠華有
西南之守梁鄭周秦之甲皆閤手無所敵凡吾改大塗駕外駐
甲辰年今太守以彭門之師擒巢於萊蕪提其顛薦於成都明
年春王輦還闕遂以功牧于吳興帝念殊庸位不配德詔加防
禦以高其位始開幕延賓增吏拓制度是取督郵之舊署爲防

御使院烈後合功稟戶三掾之廳移居視印繩愷於此夫詹楹
迫則耳目泥居處蕪則思慮昏今茲視於前則淺而露覘於後
則湫而隨者無泥與昏乎而又蓑蓀雜卉蔭翳階序列衙者亂
其次授事者喪其局交肩駢足褻禮虧敬君乃命杼人擇壞材
敞前檻豁南榮砥中唐嚴層局設外屏以肅其入一作也構環
廊以蒞其位也撤舊增新擁隘咸革列目之物罔不完美觀其
顯敞則夏奪其暑居其奧密則冬却其寒地斯清境斯勝足以
豁聽視爽精神導中和之性增冲澹之趣矣君子是以知蘊智
者於事敏負才者應用周如水於器方圓無所滯如絲於色玄
黃無不入如是則化圯爲完易卑爲高蓋出於餘力乎况君行
己之道及物之利其察也鑑焉臧否無匿其信也潮焉朝夕不
忒俗茹其正吏餘其直一作道一作叔向所謂明察之官忠信之長者

於此而見矣斤塗畢役君以夔業於文且謂記年表事春秋之
彙志也茲廳之立既始於我而載祀莫紀無乃取義於將來乎
其爲我書之無虛美無加飾爲實是編足以貽後遂謹而日之
請題於東墉以紀廳之始

文苑英華第八百三

其文登仕郎胡其柯交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

記八

廳壁八

州官下

泉州六曹新都堂記一首

河南府倉曹叅軍壁記一首

京兆府負外叅軍壁記一首

河南府叅軍壁記一首 河南府叅軍壁記一首

縣令上

兗州任城縣令廳壁記一首

安陽縣令廳壁記一首

臨滹縣令廳壁記一首

饒陽縣令廳壁記一首

漢源縣令廳壁記一首

吳縣令廳壁記一首

州官下判司

泉州六曹新都堂記

歐陽詹

貞元八年刺史安定席公為邦之二祀冬造六曹之都堂公表
 微而慮遠也天子建六官以紀綱天下刺史分集作分六司用
 經緯封中猶天之有四時而人之有四支一特不若則歲罔成
 功一支不和則體莫金用公以六司之掾如股肱思安之與身
 之安也火流定中將坏城郭親覽廨宇首視斯署既隕而隘非
 疑神揆務之所日撫人民不則有國營宮室是以為政乃量美
 府以度用指斯字而命易又曰象湫居卑非智也煩人蠹財非
 仁也吾欲全仁而就智藏事者志之有司是以集作於是審基址程

廣表山節藻稅僭也削而不取階茅茨欄集作土欄福也革而是
 捐非約非豐允執厥中然後其計集作具材量日力土集作木則
 酬之如市人功則稅之若特物藥民願未旬而畢非梁五道而
 通負連捐六接以都豁陽軒遐引陰戶集作室旁啓揖以重屏翼
 以迴廊掩黜黜以祕邃屹崇崇以集作而宥敞屢處其達則炎天
 以京冬居其隩則淒風以溫足以寧肌靜心以釐厥職者也夫
 哲人有作不准利身在利人不准利今在利後想集作相斯堂者
 公侯卿士禮隔殊品公不之降也斯不亦利人不唯利於身歟
 堅壯固護存延千祀人一作公不之建一作建也斯不亦利後不唯
 利於今歟觀斯堂見公之意時某處某乙為司功某處某乙司
 倉司戶司法司兵司田皆外壯內融懷才抱忠無回邪以茲不
 有謬諤以承上當特之彥也請列于記左庶後之君子觀名訪

德知夫是日堂有人焉建堂之明年記

河南府倉曹參軍廳壁記 梁肅

倉曹掾祿秩位次載於甲令在漢魏間與參軍事其職各異五府及州郡皆有其官北齊天保中又授軍參以繫官曹之號蓋取夫以文吏而參武事情由之國家亦因之河南府領二十六縣為主東郡環也千里邦畿之內征賦之入凡蓄聚之物皆於其司一都集作郡集作之移用郡吏之稍食又出焉故其務殷其事積常為他曹劇居之者不勤則廢不廉則敗不明則耗斁干沒之患生其職或擢居集作南宮及御史府故有司常綜其名實考其功緒集作然後授伊陽張君閩鄉李君今並為其官李以貞固稱張用文敏著予謂命謂之職事與二掾之才美不可以不紀遂直筆書之其兩曹位次與前政名氏端如貫珠列于記之

左右

京兆府負外參軍壁記

李華

東漢中平已來王室多難元臣統戎括群才而不遺微衆慮而從善故公府置參軍事雖位高八命權重三軍苟好謀而成亦參于幕下迄於魏氏治漢舊章洎有晉將殄於舍吳石苞責禮於孫楚由是府朝致敬稍用下寮逮南北分於帝郊華夷寢於王澤而此官之選益以衆矣及隋平江領唐有天下聖人貴因循而重改作思豫備而戒不虞故因其名而降之秩則殷周之損益可也至若兩京垂或於四方府吏同體於即署非夫公卿盛德之胤才望當仁之流不可膺其任今王國多士賢能歲益職負之外猶以命之取類乎律呂起於黃鍾浪發於清漢人皆以為美也趙郡李諲碣石峯巒臺楨幹嬰年聞禮敬睦傳

於家庭綺歲入官名節動於寮友敏以經德清而達和自懷齊
衆之心仍有封侯之骨嘉魚在藻良馬食苗如其人有其位干
雲萌於甲析貫革兆於機張且日清階因之故事則鍾繇李胤
魏舒王遵事炳于前代韋僕躬李大夫陸少保杜尚書功宣于
盛朝叔父侍郎發跡於河南黃門顧公漸羽於京兆驥子躡乘
黃之阜鵠鷲入威鳳之巢榮縻九霄縱逝千里其可必也夫其
職諧易簡道在中和高步同於列仙彈冠預於朝會若乃簿書
堆案則譽發毅中醪醴蒲壺亦名高方外動靜皆適剛柔兩特
是以爲從事者所貴事古之事車服盤盂畢聞旌記用垂後代
飾布德音汎朝之命官闕而不載以華聞於舊吏請以直書故
略其所知疑殆頽闕云爾

河南府叅軍壁記

文與武邦之大司叅以彌綸而果於折中軍以厲禁而闕其暴
幾彌綸之謂文厲禁之謂武居一稱而兼二義叅軍司馬一作
漢車騎將軍張溫行司空專征關右始徵幽州刺史陶謙叅軍
事由是上將之府以爲常義魏驃騎將軍石苞鎮揚州晉文王
命孫楚叅苞軍事賓主降禮始於孫石時方用武則軍師之謀
主天下又安則府公之屬吏蓋因府郡之長使持節領諸軍故
雖列曹悉以參軍爲號若以漢晉傳於聖代郡國北於神州則
禮一作亂不侔而小大相妨一作矣叅軍自國朝以來齊盛位
者數十人遠則僕射肅公師保中朝今則中丞蔣公澄清東夏
用賢而衣冠悼叙踵武而聲度相隣選部所以較卿佐之材舉
公侯之胄是以慎署斯職而要其德藝傳所謂仁而優則學學
而優則仕處下寮而無咎悔從吏道而獲安閑美池鸛鷺之間

宴息風雲之外矣京北帝昱門高器全其文也若英敷華其武也長劔淬鏑朗玉調律鷲禽乘秋服楚傳之訓誠傳漢相之經術每從容府中或有異政雖不吾以必預咨謀如川決防如竹迎刃夫然則貴與壽功與名非斯人而誰獲君子之所貴者名位不失其人聲問不亡於後故蒐錄官族第其遷授俾將來俊茂有所觀焉時天寶九載九月十三日記

王天不人河中州參軍廳記 沈亞之

國朝設官無高卑皆以職授任不職而居任者獨參軍焉觀其意蓋以欲清人賢胄之子弟將命試任使以雅地任集作之耳不然何憂然曠養之如此其差高下則以五府六雄為之次弟蒲河中界三京左雍三百里且以天子在雍故其地益雄調吏者必以其人授焉噫今之衆官多失職不失其本者獨參

軍焉長慶二年余客蒲河中府參軍某族世皆清胄又與始命之意不失矣乃相與請余記職官之本於其署

縣令上

兖州任城縣令廳壁記

李白

風信之後國為任城縣蓋秦之古集作古縣也在禹貢南徐之分當成周乃東魯之邦自伯禽至集作到于順公三十二代曹楚

蕩滅國集作因屬楚焉炎漢之後更為郡縣隋開皇三年廢高平郡移在城於舊居邑雖集作乃屢遷井則不失集作改魯境七百里

郡有一十三三字集作十一縣任城當其要衝集作衝要東盤琅邪西控鉅鹿集作野北走厥國南馳牙鄉青帝太昊之遺墟白衣尚書之舊

里也土俗古遠風流清高賢良間生掩映天下地博厚川踈明震則名王分茅魏則天人列地所以代變豪侈家傳文章君子

以才雄自高小人以集作鄙朴難理况其城池夾塏邑屋豐潤

香閣倚日陵丹霄而欲飛石橋橫沈驚彩虹而不去其雄麗塊

北有如此焉故萬商往來四海綿歷實泉貨之橐籥為英髦之

咽喉故資大賢以主東道製我美錦不易其人今鄉二十六戶

一萬三千三百一十七集作七十一帝擇明德以賀公宰之公温恭

克修儼碩有立季野備四時之氣士元紆集作非百里之才撥煩

彌閑剖劇無滯鎬百發剋破於楊葉刀一鼓必合於桑林寬猛

相須集作濟常弦適中一之歲肅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

歲富而樂之然後青衿向訓黃髮履禮未耕就役農無游手之

夫機杼集作杼和鳴織集作機罕蠲蛾之文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權

豪鋤縱慕之心點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讓於道路任者昇其集作

併輕重扶老携幼尊尊親親千數集作載百年再復魯道非神明

博達孰能與於此乎白探竒東蒙竊聽輿誦集作論輒記于集作於

壁垂之之將來俾後賢之操刀知賀公之絕跡者也

安陽縣令廳壁記 李莘

令長之位詳於漢官土地之宜列於貢禹談者備矣而詞人略

焉則此官之職守此境之風俗可知也國朝制有天下淇漳之

間於京師為近守宰之寄於元親故授署此官廷至王庭曲蒙

眷渥制令褒賜與內官同法清貫往往超拜天寶已來東北隅

節度位冠諸侯按數軍鉦鼓兼本道連師以河北貢篚征稅半

乎九州邊於山戎歲備勅冠每置長吏朝廷特難之或操尚虧

渝或中丞遷換或流亡未復或委罪刑書繇是使臣慎簡其人

密表陳請鍾恩光於異土萃人物於東州不然何公方振羽青

雲胡為而在比堂也公以德行文學為人倫羨慕清而一作是道

藝隣於昔賢自登封主簿撫有茲邑以西門沉巫為不仁仲康
解綬為帶約一作古中道為今令圖下車無何休問四塞地疆
之人父母之居尸祝之則境內之歡可以心見君子哉至若由
身立政謀近及遠邑人趨拜靜聞堂上琴之軍師往來潛預幕
中之畫所利者大豈惟安陽夫然則繁纓由縣裏甸四牡出左
人所願也於公宜之記事者志盛德而旌善人今特書公何尊
王命其春秋之義歟天寶十載記

臨滹縣令廳壁記

前人

鄧為天下肩閭兩都南蔽秦漢以來多封將相姻戚故其人蓋
豪疆內全邑曰南陽曰穰曰臨滹蓋古新城也穰州府所理吏
暇息南陽領戶既寡姦俠所歸唯臨滹境清人閑從仕者所樂
開元裂此鄉三千戶為菊潭縣天寶至德之間狂虜南浸南陽

為戰地荒人散千里無煙猶以郵置之衝往復王命權置官吏
招集疲人如寒加喪如餒併食聖朝臨下有赫哀撫兆人誅元
兇清天下詔方鎮選良吏平昌孟威一作威字承顏自左驍位兵
曹叅軍本道節度使表為此縣始至戶不盈百為政七月盡室
而歸者千餘家難矣哉古之為政者先諸人後諸身先其人則
人不勞後其身則身自逸承顏勤恤老幼而休息之損有餘補
不足而煦育之人諭其心則不勞而理矣古之來者一作求士

觀諸家知乃為政顏承奉版輿冒虜塵北越鞏洛歸家於漢上
又以清白之祿為其旨之資臣子之道卓然則其餘可知也令
長品秩章綬人皆知之故之書令所書議一作儀能也寶應二年
七月甲辰左補闕李華記

饒陽縣令廳壁記

喬潭

千里之外設方伯帥其屬屬有長令之縣戶焉故縣之庶富戶以賢傑不可冗而庸也一作不可一日而寒也自齊桓匡合制我饒陽履戰國以還遂美其城邑西邇全趙東拒河間燕之南郊冀之北土其呂尚之遺風乎多奇士好帶劍侈服多佳人善彈弦踔躡其地虜口近繫折之虞其川澤池有泛舟之役廣輸七十里編戶二萬計行或繫轂市或駕肩日中奇羸雜弊為窳機女狹其幅利染工多其姦色業不可廢訟由是興非夫寬猛以濟之則不能用又霄人課居異政固亦明已我茂宰裴公河汾鼎族公卿門子識經之文緯之教一有設而耆幼歸心刑一有施而擁豪劔跡惠行為膏雨令出為清風君子謂裴公於是乎一有君子二字其高蹈近密翰林清宜未可涯也余味之矣矣豈縣公能事而屋壁不書召彼故老詢于前政莫知其數遠者一作闕如權輿

先天置郡之後凡名士改轉列于左偏庶幾將來亦克用勸

漢源縣令廳壁記

于邵

周克殷列爵惟五實分子男之位洎秦漢以降或令或長雖小有差其撥一也皆銅印墨綬秩六百石非理道之君愛人如子則不能為官擇人矣國家坐進此道至於憂勤爰增祿秩以勸能者皇帝觀兵朔方之歲始上祿縣更名漢源將復禹舊績以從人欲其山川形勢土地風俗近鎬千里華風不間多乎哉蓋小國以聚大國之義也且夫南呀蜀門東豁雍時西走連磧北逾大漠四交憧憧者於是乎終日故有獄市之煩供億之費上咨郡府下用臨恤非真固不足以幹事非廉慎不足率人清淨則可乎不擾忠恕則可乎求瘼時謂京兆帝子當公府之選推而有之至于今人易受賜邑則用一作稱理聞之見之政參乎前

從事雖疲於改易用舉自多於煩脫我則無貳不其難乎嗟乎
絆驥已久及瓜將代顧此屋壁何其寂寥前芳無聞後進奚覩
者記史家之流也亦所以發揮廳事啓迪人物又知肅公授受
之史其或繼之者從而記之前後相映光采洽人軋元三年孟
夏之日一作記開元中有柴希言自溢一作陽縣令拜以清白
名聞遷洛水縣令天寶中有郭瞻自永康縣尉拜甚有能事秩
滿遊河朔遇亂未知所適至德中有郭伯陽自某官拜恂恂如
也遷洋州司馬其餘日月某一作通名氏夫之不得次年公之
列爾

吳縣令廳壁記

梁爾

在春秋時列國各有屬邑其主者魯謂之宰楚謂之尹晉謂之
大夫秦時天下始置令長宅一同之內操賞罰之柄有民人焉

有社稷焉風俗成

集作嘉

敗本乎身黎元安否繫乎政其體大矣

自京口南被于淞河望縣十數而吳為大國家當上元之際中

夏多難衣冠南壁寓于

集作於

茲土參編戶之一由是人俗舛雜

號為難治加以州將有握兵按部之重邑居當水陸交馳之會

承上撫下之勤征賦郵傳之繁百陪佗縣夥乎其中不可勝紀

大曆十一年天官精選可以長民者於是范陽盧公由太原府

祁縣令為之公外寬內明敬事而信政本於仁飾身以文下車

三年闔境之人安土樂義而不知安樂之所從來盖和平也

三

集以和作

夫君子立身論道之通塞不論位之升降吳縣下

一作

與畿服一等公俯而為之抑選擇為官擇人而公履道從政所

由然也予知公者敢

集作報

錄其實書于東序以播其令聞

集作問

時十四年二月甲子記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四

登仕郎胡立柯翁鄉貢進士彭翁叔夏

三羊... 入史... 樂美而不... 史樂... 所... 未... 益... 年... 少...

大... 十一... 羊... 天... 官... 辭... 題... 向... 以... 弄... 弄... 香... 然... 墨... 墨... 公... 由... 太... 廟... 南...

更... 多... 難... 亦... 玩... 南... 登... 高... 子... 郭... 士... 參... 酌... 可... 一... 由... 吳... 人... 谷... 叔... 瑞...

自... 苑... 口... 南... 鄭... 于... 陳... 西... 望... 繼... 十... 枝... 而... 吳... 為... 大... 國... 家... 當... 土... 亦... 上... 制... 中...

其... 代... 縣... 令... 下... 其... 立... 創... 下... 王... 師... 故... 不... 至... 觀... 如... 地... 良... 無... 難... 為... 之... 憂... 財...

許昌縣令新廳壁記一首

華亭縣令延陵包籛記一首

解縣令廳記一首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五

記九

華亭縣令延陵包籛記一首

許昌縣令新廳壁記一首

解縣令廳記一首

華亭縣令延陵包籛記一首

許昌縣令新廳壁記一首

解縣令廳記一首

華亭縣令延陵包籛記一首

許昌縣令新廳壁記一首

解縣令廳記一首

華亭縣令延陵包籛記一首

許昌縣令新廳壁記一首

民非政不义政非官不舉官非署不立是三者相為用故古君子有雖一日必葺其墻屋者以是哉許昌縣居梁鄭陳蔡之間要路由於斯當建中貞元之際大軍襲於斯兵殘其民火焚其邑夫集作大田生荆棘官舍為煨燼乘其弊而為政作事者其難乎去年春叔父自徐州士曹掾選署厥令於事約已以清白納人以簡直立事以強毅以清白故官吏不敢侵於民以簡直故訟獄不得留於庭以強毅故鎮不能干于縣繇是居二年民用康政用暇乃曰儲蓄邦之本命先營因倉又曰公署吏所寧命資圖廳事取材於土物取工於子來取時於農隙然後豐約量其力廣狹稱其位儉不至陋壯不至驕庇此身無燥濕之憂視事有朝夕之利官由是而立政由是而舉民由是而又建一物而三事成其敦能不韙之哉嗚呼吾家世以清白集作簡垂為胎

燕之訓父叔奉而行之不敢失墜小子舉而書之亦無愧辭若其官邑之省署集作置風物之有亡田賦之上下蓋存乎圖謀此略而書今但記斯廳之時制於叔作為之所由也先是邑居不脩屋壁無記前賢姓字湮泯無聞而後請居厥位者編其年月名氏自叔父始時貞元十九年冬十月一日記

鮮縣令廳壁記

沈亞之

國家自誅叛已來於今六十餘年四字集作十年征徭息繁不勝於籍租徼之法居間為民起橫縣令不得專以子養之化理之蒲鹽田居鮮邑下歲出利流給雍洛二都三十郡其所會貨皆天下豪商猾賈而姦吏踵起則鮮之為縣益不能等於他縣矣鹽田主官用郎吏其佐貳下不出御史操法繩摩十九閑於縣令而不敢得集作得專但奉府曹侯長之教而已鹽田細吏皆縣名其田

園雖業籍於縣而令不得親但以縣民之衆馭之而已若是為令之集作尤悔者日爭或作焉苟非智良不能日脫於橫今令者余之從祖也且滿歲而尤不及豈其厚於智乎而又招亡民還業者數百至於公堂集作館葺飾者凡十餘構工不勞民又何多方也長慶二年余客其地因受命而著記云

廬陵縣令廳壁記

皇甫湜

在易之文二與四同功其善不同二多譽四懼多四之多懼以近君也今州之近縣當刺史理所其難為與支縣相百宜矣哉廬陵戶餘二萬有地三百餘里駢山貫江扼嶺之衝材竹鐵石之贍殖苞萑縑石本文粹緝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荆揚故官人率以貪敗今日兩趨州衙退祗承錄判將校事之紛錯宰相關臨煩言易生凡事難專故愈不理近年百姓創罷徵賦發斷

其人益訛文粹處險易以亡匿尤輕犯禁夫以不專之理理益

訛之俗承積弊之餘雖使冉季文粹將不能也今清河張君

儼為之理適得良二千石俾頡其政而展其材居未再稔最于

集本文粹一郡張君集本文粹恂恂以奉上煦煦以字民剴煩集

文粹決劇以通敏彈豪糾點以沉斷清白之操較然絕類便安

之誼流而遠聞宜舉其卓卓以敦沮勸縣之故習令將之邑佐

發劔盛糧縉具車杭集作文航千里迎拜君以讓却之單艇之集

文粹航集官則吏皆廉縣之故習令始至取官美物益備器用團

鄉次役以供芻粟君以法喻之一切禁絕則民知恥而信

推以至誠促嚴吏家以集本文粹懋民戶故秋夏之稅先集而期

宥過以客不逮獎能以勸不修為魁而萃頑者取以一驚百故

政刑石本作之簡暮月而治以俸錢葬枯而恩浹以家飲枚渴

集本文粹作周而擇均集本文粹作周敦敦合况弟之析居者而民以養廩復老

弱之流庸者而疆以實和氣潛通連歲大穰廷內閑閑密與蒲

余既堙厄斥置於此始末而弘農楊君敬之具為余話君美談

既接益久得實其聞仍集本文粹作乃刻山石鑿廳壁盛之以觀永久

華亭縣令延陵包公壁記

顧况

陶氏之隱誥云張李二君勤行仁義異代同德一作慶鐘包君

包君鮑靚通靈之士秦有包丘漢有包咸世為學官隨晉南渡

今為延陵人也隋書儒林傳包愷包愉兄弟皆治漢書從子弟

千餘人樹碑紀德惟皇六葉鴻臚宣力於王室著作垂名於當

代起居祭酒聲隱都野與翰林供奉晁折其流派君辟一作秀

才以文自漬一作附嘗夢入冥府決時而蘇根於脩短有開之兆

言地下之法峻於人間頗符干寶搜神之事隨難奉天重圍暗

解上撫其昏而春官亦以賓禮待之及為華亭有闢田增戶均

賦愛人之政語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由也可使治其賦而君

實有之舊章壁記記其官叙野吏之流也平原之水谷崑山鱸

魚尊菜海錯陸產彼同人而不知今已其異庶有補於化耳

縣丞

整屋縣丞廳壁記

沈亞之

整屋道巴漢三蜀南極山不盡三十里北阻渭短長之補與男

集作山而近其野半為澤麓集作此字故鼠倚穡而居雖善補伐不能

無傷於稼說者以為漢孝武帝嘗夜出射熊於是而田人輒留

執帝從者由此觀之民情阻狼集作非是古為難理時猶逼畏指練

即稍罷然倭臣竟以帝恥不忘遂籍民人田為五作長楊矣今

又徒甌越卒留戍邑中神策亦毛兵角居俱稱護甸而三蜀移

民游手其間市閭雜業者多於縣人十九趨農桑業者十五又有太子家田文竹園皆募其傭藝之由是富民豪農頗輸集作書名買橫緩急以自蔽匿民冒名欺偷浮詐相摻雖賢宰處之而丞與曹或不類亦不集作莫能盡徃植之情也夫丞之職也贊宰之政以條諸曹其有便於民者丞能得不可今丞也余從祖居之既滿歲民諍不作如此則宰之所宰丞之所贊不謂知方也長慶初余思相如進諫之風南歷長楊至於射熊五朴訪其遺跡因退舍是邑遂悉論山川俗里之事題於丞之署云

櫟陽縣丞小廳壁記

前人

便署所以接賓也櫟陽岐諸陵走左輔蒲太原燕趙魏山東至于匈奴雜虜之道而諸侯使者及使王駿貢集作遺之臣交馳出是無虛日而邑頗瘠於擾費然而遊宦客子出入往來者則公

賓爲寡也夕館而晝饌自宰丞廉尉或不能支於給饋而賓去

寧一作尚悒悒不快長慶初燕趙魏侯者失理卒亂辱殺之更自

立新帥大臣皆進意請討圍其境之諸侯咸會兵襲戰飛蹄走

轡之奏傳呼相追而又降嫁匈奴中故使者益至若是宜謂私

賓不能加也而集作然又遣使陳蔡許滑大梁彭城皆發卒戍北

河督責米帛於兩江之間使百郡所輓無西入由是天子之使

出集作出字入潼關者日數十輩大者乘馬至百小者不下十餘郵

馬盡死於道凡往來乘馬畜者無問其誰皆奪之故遊宦客子

俱輟道櫟陽中計其衆寡復與公賓之數相高矣是時櫟陽丞

當公主降匈奴女集作文字使及近者之部千人天子使後宮貴御

行錢於道事嫁大臣從官衛士亦數千人夕頓田氏遣丞奉公

具以能不擾民一縣之吏稱善辨及歸乃計曰夫遊賓四時之

來獨夏其為稀耳我且與理一署使其密温以侍之然後以為
家之給與賓僕相等是寧有忿賓哉既以集作賓之來者視其
館禮之窮整雖身寒猛餒必抱愧自饜於所饗嗟呼隆否之跡
由夫履也其構在公堂之右集作正寢西南隅其形類廂二間
覆厦於南階其就在長慶元年八月甲子也

藍田縣丞廳壁記

韓愈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
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
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蜀本驚行以進平立睨丞曰
方私紳韓文舉正云當署丞涉筆舉正云文占位署唯謹目吏
此下文苑有丞字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
出主簿尉下劾舉正云文苑作該蜀本作益甚數慢必曰丞至以相

訾警丞之設

集注一

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

其有泓涵

蜀本

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

進再屈于人

洪邁容齊續筆云抗本韓文作再屈千人蜀本作

再千人文苑作再進屈千人文苑亦然韓文舉正蜀本作再進

從他本以千為千仍多再字

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

黷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然曰官無卑顧材足塞職既禁

不得施

集注一

用喟然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喜負余則

盡拚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岸而為文

蜀本

丞聽故記壞漏汗不

可讀斯立易楠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

南墻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瀟瀟循除鳴斯立痛掃漑對樹

二松日

集作

我其間有聞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

即中知制誥韓愈記

右方崧卿屢引英華以證韓文然此本又自不同意好

事者展轉改易反失其真今各存其說

武功縣丞廳壁記

柳宗元

商殷

頌曰邦畿千里周制曰

集作日字

千里之內甸服穀梁謂之

寰內諸侯為王內臣其制重甚今京兆尹理京師部二十有三縣幅負之廣其猶古也縣吏之長曰令其二

集無此字二

曰丞之位

正八品下蓋丞述六職以輔其令也秦漢有丞相今尚書有左

右丞御史有中丞至于九卿之列亦皆有臣下以達天子

集作下

之縣政有大小其旨同也武功為甸內大縣按其圖古后稷封

有聚之地秦作四十一縣聚美陽武功各異至是合焉蓋寧為

稷州已而復縣其士疆沃美高厚有丘陵墳衍之火其植物豐

暢茂遂有秬稻藿

蜀本作任

菽之宜其人蓋樹

或作樹

藝其俗有禮讓

宜乎其大雅之遺烈焉貞元十五年改邑于南里既成新城几

官署舊記壁壞文逸而未克繼之者後三年而賴川陳南仲居

是官邑人宜也號為簡靖因其族子存特地圖以來謁余為記

夫以武功疆理之大人徒之多而陳生以前請輔其理斯固難

矣漢高帝嘗詔天下凡以戰得爵上

漢書作七是

大夫公乘已上

令丞與抗禮故為吏益難今天子崇武念功與漢初相類分禁

族以守縣道武功為多陳生為丞於是而又職盜賊其為理無

敗事吾庸可以廢

二字一作度

哉為之記云

簿尉上

會昌主簿廳壁記

喬潭

會昌行在也新邑作焉主簿糾曹也我公吏焉公名摯字其繇

祕正字而拜初蒙泉祕湧於山陰火瀆燃於地中是開湯池以

御宿獲靈符之三代有詔留之冠新豐渭南而為畿縣以明年

復詔廣之蓋萬年長安而為京邑非良才無以杆劇非美誠無以鈞鈞一作賢邑改其名官遷其秩宜矣北陸寒苦東郊豫遊萬

乘入郭一作百司在宇溫泉之宮齊乎下集靈之臺禱乎上物

或過難於抱影事或倚辨急於奔星雖務公官聯而我實網紀

編王侯於尺籍摠豪猾於伍符皆此之自闕疑以簡追胥以簿

書詰盜皆此之自決縣大夫無能專達野一作理司寇不獲僅一作董

成咸在公之鈐鍵矣不言而政每游刃不速而人常應弦申一作

之以禮一作禮盈甚一作郁加以藻麗尤絕非鄭桓公之遇德不

有孝孫非少宗伯之允文不有令德一作是顓懷茲邑必復康侯

進吾往也夫柳東井倉其一作斯天地山木冬繁其浴日之溫流

乎水雲晝積其濯龍之靈液乎矧乃才是甚噐之甚游泳恩波

膏沐聖澤將濯軒拖紅顏躬千里豈侯辭滿而階漸我君子謂

是言也潭忝以詞賦見知春官欽惟教終即薄領之能事敢序

施政有門人之直詞乙酉歲杪志於南軒之東壁誰謂來者不

承乎權與一作承乎權與

同州澄城縣功食戶尉集作戶廳壁記杜牧

縣之所重其舉秀貢賢也今之自外諸侯之儒者曠不能升一

人况尉乎次乃戶稅而已吏記河渠書曰自徵引洛水至商顏

下商顏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即此地也徵者格訛為澄耳其地

西北山環之縣境籠其趾沙石相礪歲雨如注他皆淫灑不測

徵之土適潤苗則大獲天旬或不雨民則蒿然四望失矣是

以年簿稔復絕絲麻藍果之多饒固無豪族富室太抵民戶高

下相差埒然歲入官賦壹斯表鞭一人因徵其來由耆老咸曰

西四十里畿郊也至如禁司東西軍禽坊龍廡彩工梓匠善鑿

巧手之徒弟番上下互來進取挾公爲首緣以一括十民之晨
炊夜春歲時不敢嘗悉以抑奉父伏子走尚不能當其意往往
擊辱而去長吏固不敢援復况其養秩安祿者耶加以御女官
多盤冗其間遞相占附比急熱如手足自丞相御史咸不能與
之角逐縣今固無有爲也非豪吏真工聯紐相姻戚者率率解
去是以縣賦益逋徵民幸脫此苦者蓋以西有通澗巨壑又牙
交吞小出峭逕馳鞍馬張機置集作置非者不便於此是以絕跡不
到蕪之土田枯鹵樹植不茂無秀潤氣象咸惡之而不家焉民
所以安活輸賦者殆由此儻使徵亦中其苦則墟矣尚安敢比
之於他邑乎嗟呼國家設法禁百官持而行之有尺寸害民者
率有尺寸之刑今比咸墮地不起反使民以山之澗壑自為防
限可不悲哉使民恃嶮而不恃法則劃土者宜乎鑿山漚河而
自守矣燕趙之盜復何可多恠乎書其西壁侯得言者覽焉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五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校正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壁記

歐陽詹

說文曰尉之為言

集本無此二字

畏也亦尉也主也故字從尸示寸

者寸量禮度以敬上示者示陳教令以尉下尸者典職司以居

位敬上所謂畏諭下所謂慰居位所謂主全茲三者以泣王爵

則事義周是以古之人嘉用尉字為字號陶康有太尉周有軍

秦亦有太尉與尉東南尉洎漢則復命縣掾曰尉自是以名至

于我唐無哉易所命善也我唐極天啓于窮地闢土列縣出于

五千分為七等第一曰赤次赤曰畿次畿曰望曰緊次緊曰上

次上曰中次中曰下赤縣僅二十萬年為之最畿縣僅千百涓

南為之最望縣出于百鄭縣為之最緊縣出于百夏陽為之最

上縣僅三百韓城之為之最上之最次于緊之最非最之緊無

與焉緊之最次于望之最非最之望無與焉望之最次于畿之

最非最之畿無與焉畿之最次與赤之最非最之赤無與焉最

之縣長余餘縣如麟鳳五靈之長於群靈也數長不數類則韓

城之稱與萬年渭南鄭縣夏陽並自緊而上簿尉皆再命三命

已往而投資歷至之而至也上縣而下則自解褐授韓城既上

縣之最簿尉解褐之貴者唯三負伺其闕非年年之有或一負

之闕天下皆知之授之日亦皆知之曰某人某人授韓城尉是

其人則頌非其人則誹雖一命之官其

集有為字人尚也如此則主

司慎擇才地精美縣亦有曹尉六二人一判官戶倉其署曰東

廳一判兵法士其署曰西廳茲廳廳兵法士之廳也振之州則

司兵司法司事盡在形之國即兵部刑部工部盡在兵主武法

主刑工主士令武未大成務尚繁刑未大措獄集作尚生工與

人分其職一人理六人八九十人之理雖小大集作大有異而揆緒不殊其緒不殊集無曲其官其官不易集作官其官不易官

能至於易者則人無敢易之人無敢易之則國必重之國重之則踐洪鈞大柄所由乎此也貞元十五年春余友人榮鄭陽伯

義授焉政自上累集無累字葉聲名為天下聞鄭以經明登科又三舉進士居於命詞學亦流輩推內行第一其受命之年五月余

詣焉十月又詣焉見東廳有記西廳無記因請書示本廳二字集作其姓氏序于左其或先于鄭芳馨猶存集無者亦得之至于鄭繫

于鄭皆繫之集無若譜土壤廣挾物產有無尉非得主不敢僭序十月十五日記

鄭縣尉廳壁記

自華而東東距洛師杭淮多臨大道其縣有七若壤接天府號

因舊國分鄭為之首又斜隣其六焉天官每鈐補吏常屬意於

此科之選其人尤精比畿服之偏者難易相隔不啻數等其地望可知也元年春正月集作之後賢侯才子曰蘭陵蕭僅以貞

敏恪慎再命為尉掌倉曹出納與工德脩飾之事事舉職修而令名隨之暇日謁予曰之邑之作非舊也初在於州東北隅廣

德中以賦臣周智先史作智廣以河潼叛於暴矣焚官寺且脇誘為吏生立已祠而棟宇斯崇及王孫師集作是致誅牧民者從便宜而

重段作乃刷滅凶寇之遺塵徒二治焉是廳蓋祠之餘也嘻曩者憑而為秩今乃即而為政合於大順用鑒將來是宜書之以

告昧者予於是著之屋壁且以紀夫人之美若風俗疆土與置集作邑之年代分於集作尉今監察御史黎逢嘗編為鄭志藏在

州府可中覆視也故不書時御史中丞董公為邦之三載秋九

月安定梁肅記

饗宴

相州公宴堂記

陳浩

公宴堂昭儉也高平王尚猶侈焉

一作焉

先是王師出征邊遠告

聳百戰俠骨委於溪澗九遷殤魂飛在草莽上聞而憐之詔我

醉公為刑部尚書兼御使大夫保釐于東建節于鄴也時兵不

滿百馬為數駟府徵棲糧家僅餘堵公乃掃除秕政濟活人命

一年而墻宇興二年而耕稼盛日就月將遂臻夫小康崇其宴

堂者不得已而營也豈無默幕尚爾能可久豈無丹楹受爾不

愆素豈無錯名所慮轉他山豈無貨林所重乃舊貫其始也終

構休儒迴移欒擣率取諸大壯未暇於全模其中也巖然雲橫

粲以星鋪禮行於九賓生並

疑作

於千夫不設窓戶且

一作寔

防

於壅閑不加剖副且陋夫華晄水之以視其平坦墨之以視其

方其役也應時宜其善頌成之匪日所謂悅使若軍中凱樂羣

下胥晏六佾咸在三懸既張清醕引淮方饌羅岳自上而王公

侯伯迫下而卑隸庖翟進則酣而不荒退則服之無數及四賢

講德七子會文拂羽扇而納涼揮素琴而待月對水得江湖之

性卷簾見地天之心寂寂一作情無諱綽綽有裕相與先評所職次

徵他詞驟揚厥懿徐攻其短君子以為薛公義誘於衆仁和於

物誘進則衆洽和同則物安俾夫聳善觀過罔不由期堂也向

使俾不合度儉中不禮適足尤孟孫之室美風夷吾之山節浩

耽靜辭滿脂車訪舊如境而七德有餘及庭而三歎不足幸承

君之惠顧又因此以賢之操觚裴然於是乎記時大歷三年六

月旬有五日也

詩筆精

華州新葺設廳記

沈亞之

今天下郡邦之望莫於大華等然而公堂譙臺

集無此字無別位顧

几硯與錄樂之具日更廢置於其間寧地勢之要為守者無久

留於任而經慮莫及此乎隴西公為守未滿歲郡中既治因窺

其庶屋可改集作者者乃先問其吏曰政之為困何始也吏曰累

更其守而公曰吏知其病哉夫几硯者公事之重器也以宴而

遷撤宴而復則居不得常屢更者所政之為困不由此耶且吏

入公門望其居則必在是几硯之廬處宜其嚴也今朝撤而暮

置事之者既勞固以慢矣而况酒行樂作婦女列坐優者與詆

諧搯笑集作優者與請左右侍立或銜哂壞容不可罪也夫押

久則失集作不敬豈吾之獨患其吏亦醜之明日解冗字一構於

正寢西南隅墜其外數步入土基之飾故才以轉用垢者磨其

淄弱者承其輕決流于其所以便塗者補棟續楹不涉旬而功

就沼沚之媚隨而北美嗟乎轉疴為安不費而功吾知其由人

長慶元年四月甲子吳興沈亞之仰公之跡因請張文其下紀

其功焉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柳宗元

唐制嶺南為五府節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集作名之用則

廳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永詞陵西抵大下康居

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船使焉內之幅負萬里以執

秩拱玉稽時聽教命外文翠有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摯集作

寶歲師貢職文粹有二使之重以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

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饗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搞饋宴

饗勞旋勤歸以羣力一心於是治也開閔階或作序不可與

邦類必厚棟大梁集作未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

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

申威以修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

取其位公北向眾賓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隅與

庫仄庭廡下陋日未及晡則赫炎當日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

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新集作序

其制為堂南面橫八楹縱十楹饗宴之外集無位五字文釋作

化為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旌目隅

亭以展聽集釋作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徃泉也之舊增濬益植一作廣

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蠻隸

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代山浮海農賈拱手張

目視其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于新堂幢牙茸燾金節折羽

折文釋作知旗旒旒咸旅集作飾于下鼓以鼓晉文釋作鼓金以鐸饒公與

監軍使肅上賓廷群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芻衣胡夷蠻

蠻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劔鼎節體燔炰炙羽鱗狸牙之物

沉泛醜盜之齊均飫于卒士與王之舞服夷之伎榭擊吹鼓文釋

吹作鼓叙而賀且曰是邦臨獲之夫五人合之罪是堂之制不可

以備物非我集無此序公之德可不以容眾曠于徃初肇自今茲大

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

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猶克稱能以

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訪集作勤于金石以求示後祀遂

相與未告且乞辭其文釋作中讓不獲乃刻于茲石其甲黃軍對築

朝廷以新平扼東西夏鑠鑰郊圻將帥得人則虜馬不敢東嚮

州節度使院新建堂記 劉寬夫

而牧今上注意邊事元年命左僕射河東柳公專護塞之任公
祇承詔旨不敢怠違覽風俗以施化則酌損益以制宜文武交
脩威和迭用搜刑蠹於積弊張網維於盡蘊完兵甲贄軍糧藥
倉瘠粒饑飢以信爲固築法爲坦人知嚮方卒乘輯睦我絜已
而貪冒自革我不動而云爲曷生表正影端俗爲丕變邠之父
老重沐皇風仲尼每言爲政之道可使三年有成公孫弘對漢
武且云臣弘尚竊遲之始爲孟浪今河東公信之矣旣而定名
分補廢闕飾賓署弘講讌視使院之狹秋顧會食之無所因謂
然而歎曰夫爲理之本在外得人燕以尊賢是稱移衍衛以多
士爲美今鮪瑗在列而臺館未嚴非故以重罇俎容帷幄之意
也因是從觀馬之舊亭敞公府之新宇增階陞所以示尊威也
卜高明啓顧慮也大不踰制崇不近奢攘桶礎闔無不中度翼

張四簷洞開雙扉冬霜不到夏日潛却可以備盤飧之品式可
以叙主客之威儀可以寄琴樽之笑傲可以籌政令之得失君
子是知河東公之爲政也必自適而遠遠自身而及物以理易
亂以實易虛以弘深易俾紀疑以廣壯易隘陋皆此類也府中
僚介無非正人有若軍司馬常君節度判官皇甫君皆鄉材也
無面從退言之誚無躬厚簿責之嫌其他或幄中號寶或席上
稱珍並擅價一時不可徧舉常君皇甫以余載筆赤墀粗知舊
史可以傳言命爲記之時大和二年六月日記

平同舍書 虔州孔目院食堂記 蔡詞立

京百司至於天下郡府有曹署者則有公厨亦非唯食爲諒所
以因食而集評議公事者也繇是凡在厥位得不遵禮法舉職
司事有疑獄有寃化未洽弊未去有善未彰有惡未除皆得以

議之然後可以聞於太子矣冀乎小庇生靈以酬寸一作非福豈可食飽而退羣居偶語而已况度居江嶺地扼咽喉有兵車之繁賦一作農賦之重苟一物為害則萬姓何辜一網不提則七邑何守同舍諸公得無屬意焉小子承乏每慙尸素志求短拙憂心忘一作食或有公事之稽留獄訟之寬滯六曹之戚否百姓之憐舒農桑之失時鄉閭之蠹弊聞見所未及才智所未臻希會饌以言之共俾風化院食堂舊基圯陋咸通七年夏前太守隴西公遇時之豐伺農之際因革靡置爰立茲堂壞之高樓翼之虛楹有風月之景花木之陰無燥濕之虞墊陷之慮聚於此者得無愧焉處廣廈宜念巢居露寢者食煎味宜念糊口甌噀者夏清涼宜念曝日而耕者冬温燠宜念卒歲無衣者苟用心如是則日食萬錢無以為愧豈惟公膳哉自建初之後于今七年

未有紀述深矣為缺小子伏役之暇好讀書為文雖顧不材耶用直錄咸通十三年正月三日記

蓋屋縣新食堂記

柳宗元

貞元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食堂于縣內之右始食會也自兵興已來西郊捍戎縣為軍壘二十有六年羣吏咸隅于外兵去邑荒棟宇傾圯又十有九年不克以居由是縣之聯事離散而不屬凡其官僚罕或覩見及是主簿某病之於是且掌功役之事集作任俾復其邑居集無此廩庫既成學校既脩取其餘材構斯堂其上棟自南而北者二十有二尺周阿峻嚴列楹齊同其飾之文質階之高下視邑之大小與吏之品集無此秩下陋不盈高山在前流水在下可以俯仰可以宴集無樂堂既成得羨財可以為食本月權其贏羞膳以充乃合群吏于茲新堂升階坐

起以班先後始正位秩之叙禮儀笑語講議往復始會政事之
要筵席肅莊籩豆集作樽靜嘉燔炮烹飪益以酒醴始獲僚友之
樂卒事而退舉欣焉曰惟禮食之來古也今京百官咸有斯制
旬服亦王之內邑且官有僚集作屬則宜統會以齊之也嚮之
離而今之合其得失也遠甚我是以肅焉而莊術焉而和群疑
以亡嘉言以彰旨乎其在斯集作此堂也不為其聲香醉飽之謂
某之力也夫宜代石以志使是道也不替于後乃列其事來告
使余書之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六

登仕郎胡少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七
公署上

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一首 滑州節臺堂記一首

宛陵公署記一首 開州刺史新宅記一首

宣州響山新亭新營記一首

杭州場壁記一首

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 舒元興

王者執生殺之柄造天下使百度順而已矣其或不順與順而
不得其度者皆屬於御史府府之動靜為朝廷紀綱之職與百
司絕類蓋百司坐其署但專局而已矣入於朝與啟事於丞相
府亦不出乎其位是以朝罷而各復其司以無事於朝堂與中
書也若御史臺每朝會其長物領屬官謁於天子道路誰何之

聲達于禁扉至含元殿西廡使朱衣從官傳呼促百官就班遲
 曉文武臣僚列於兩觀之下使監察御史二人立於東西朝廷
 輒道以監之鷄人報點監者押百官由通乾觀家入宣政門及
 班於殿庭前則右左巡使二人分押於鍾鼓樓下若兩班就食
 於廊下則又分殿中侍御史一人為之使以莅之內謁者承旨
 喚伏入東西閣門我冠曳組者皆趨而進分監察御史二人立
 放紫宸屏下以監其出入爐煙起天子負斧宸聽政自螭首龍
 墀一作南屬於文武班則侍御史一或作二人盡得專彈舉不如
 法者由是五府之屬得入殿內其職益繁其風益峻故大臣由
 公相而已一作下皆屏氣竊息注萬目於吾曹吾曹坐南臺則綜
 覈天下之法立內朝則糾一作繩千官之失百官有滯疑之事
 皆就我而質故乘輿所在下馬成府釐朝廷之綱目與生臺之

判次者相半是以御史府故事於中書之南常有理所先時唯
 中丞得專寓於尚或作舍一院若雜事與左右巡使則寓於西
 省小胥之廡下遇大朝會時吾屬皆來則分憩於雜事巡使之
 地既寓於小胥則我實容也每忘事而去則主人必坐而入諠
 譁狼籍其態萬變向之霜稜盡為涕滂矣豈吾君以天下綱紀
 屬之於我一字有意邪上元二年侍御史劉孺之作直廳記初拜
 儀云謝宰相訖向南入直省院候端長又入中書儀云到直省
 院入門揖端公訖各就房嗚呼以御史之貴此一字無重而一作前
 時作者之記恬然以直省院為君子未嘗有非之者神羊之神
 何其翳而不光耶聖唐大和三年己酉歲天子擢尚書吏部郎
 中河南宇文公為御史中丞詔下之日不仁者相弟御史府新
 例知雜事一人中丞得以選於廷臣河南公既拜之日上言請

名蓬萊是年歲在壬戌至大和唐戊己二廿二十九年英華作高祖大皇帝則年戌愈遠恐非作大明宮將二

百年矣當時有司經度曾不是思將以侍我而作我之所以作

蓋前補二百年之遺事後貽千萬年之不朽播紳觀者命為御

史北臺聞者謂之知言君子曰移中丞雜事令之心於大柄天

下豈有遺事哉其備于寮屬得聞君子之論且承公命其記於

是乎書仍一書題中丞雜事洎三院至一作主簿官封名氏於

其後以為一時之盛事大和四年歲次庚戌八月十六日丁巳

記一作皆唐文粹柳宗元

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棟宇建于京師朝覲為脩容之地會計

為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其湯沐在其漢制則皆縣以

奉朝請唐興因之則皆以院傳進奏政之以成禮於是具由舊

章也皇帝宅位十一載悼邊氓集作之未又惡克虜之猶阻博

求群僚集作以朗寧王張公為能俾其建節部符鎮集作股

肱之群統瓜牙之職董制三軍撫柔萬人乃新斯院弘我舊規

集作高其閑閑壯其門閭以奉王制以脩古典至敬也以尊朝

覲以率貢職至忠也執忠與敬臣道畢矣公嘗鳴珮執玉展禮

天朝又寧代叛獲醜敵功魏闕其餘歸時事脩常職賓屬受辭

而來使旅賁奉章而上謁稽疑太宰資集作政於有司下及犇

走之臣傳遽之役川流環運以達教令大凡展采於中都率由

是焉故令斯院者必獲歷閭闔登太清仰万乘之威而通内外

之事王宮九闕而不聞蜀本轅門干舍而如近斯乃軍府之要

會蜀本即寧之寧政也唯公端持集作而厚温裕而肅宏略時出

大志高邁施德下邑而黎人咸懷捍敵蜀本西陲而戎虜伏

息茂功溢於

集作干

大常盛烈勲於人廳則斯院之設乃他政之

未者贊公於他政之末故詞不周德稱公於天子之都故禮不

稱去聲位斯古道也貞元十二年十月六日河東杯宗元為之集無

字記

滑州節堂記

劉三復

諸侯之升壇昨土服天子休命者有弓矢鈇鉞之賜生殺刑賞

之柄其為任也蓋重矣而受服之日常疑節者得以王命傳信

俾先啓行至則考善地庇豐屋麾旆以翼之歌鍾以樂之非征

代宴犒申威行令未嘗出此其大端也是鎮膺

一作服膺

疑作取膺梁洛

咽喉齊魏其氣強以勁其人勇而忠我連帥贊皇公以全才上

略標柄中外輟為霖於將命膺作翰之攸寄歲直已酉擁旄來

斯公以明誠報一人以大信示三軍膏潤慈惠風馳教化未浹

旬而群眚愛戴纔越月而五校訓齊及踰年也則鯨悍咸樂業

豪奪不敢犯戰備具而軍聲振矣顧謂幕吏曰君之寵授儒比

端節所處不嚴何人以瞻於是建宏規模大壯去屑密圖宏敞

澄道迴廊繚其下翬飛鱗葺攢其上子子然倚靜深而相合渠

渠然拂埃塏而孤峙隣墻藩而儷公署實轅門之蘊抑外閭之

堆歟舉事心書春秋之儀繇是秉筆視於公之門者承命纂述

謹誌于堂陰

宛陵公署記

顧況

博陵崔公端憲臺出九江涉吳號三牧作一作仁聲上騰上

褒之以宣歙等州團練觀察採石軍使內一作茂行外傳純德

德輔生人生人受賜所部無事緝乎井屋高棟大廡樓傳高亭

署以崇牙度君命也略五千架圻墁赭惡燭乎一川竹釘木屑

皆適所用前鎖未知有也其辟一士一作生未嘗不當其任其裁
一簡未嘗不以憂人為心兵馬使南陽張伯陽承公指麾應接
不暇廣而不費華而中儉堡有嚴柝封有巨防巢洞之寇化為
平民銅宮一作官是戰馬牛渚姑熟之隘籠波絡谷莫不帖焉夫宣
戶五十萬一戶二丁不待募於旁郡而宣勇不半已五十萬矣
蹙勁弩耀推戟吞敵如脯戎心不啓其或有啓戎心構銳而襲
之淮海之援過賓之寵亦所以補凡例也庚辰年正月下旬日
前祕書著作佐郎顧況記

開州刺史新宅記

權德輿

記曰目朽之室則隩阼况吏者人之師宅者章之次君子之所
寧體諸侯之所賦事宜以車服視其等威漢中支郡曰盛山所
理阨隄乾元上元之間歲北凶災祥蒲相聚戎害燒夷州壤蕭

然後之長人者姑葺蓬茨僅蔽風雨而已真元八年夏四月北

海唐侯文編承詔為郡既至則敷宣化條簡易庶平居者胥悅

流者自復集作昔月有成三年大穰獄有茂草野無棄地既均

而安既阜而蕃官條其方物有其容乃喟然問其屋室曰是之

不修政將安寄度農功之際因悅使之衆合于古常得其時制

殖殖廣庭渠渠中堂堂下布武席間函丈工徒不勞里族不煩

攸介攸止為人為儀君子多之邦人宜之其集有於字潔而中禮儉

以咸德與夫臧文之山藻趙武之輪奐異矣先是地無井泉人

汲江流挈瓶懸縶力憊用寡乃並北山之下習坎疏蒙肱集作服是

而引之于闐闐之東順其性而流不竭通其變而人不倦廕以

新亭溲然而清州閭幼艾得以齊飲食而蠲疢癘矣便安之政

觸類而長始於郡齋治於封內初文編以文行馨香為左史儀

曹即記事而為春秋含章而陳奏議及是則推誠以愛人條豈而休嘉連帥丞相以為表率裕於才者其無方乎蓋陟明翰飛將激而遠之於是邦也古之成室主人落之賓亦發馬德輿與交編游久聆其功善寓此直書用代發禮且以醴泉之智因而廣之時十三年冬十月文編居部之六歲也

宣州響山新亭新營記

前人

元和二年冬十月宣城帥中執法襄陽郡王路公作新亭新營凡周月而厥功成書時且便於人故也先是郡城之南阨陬确山木不翦譙門不開公因暇日觀視原野直南一里所得響山馬兩崖聳峙蒼翠對起其南得響澤集作潭馬清泚可鑑營迴澹集作澄又其南則博敞平夷澶漫逶迤從古之隙地是邦之休利日與心會闡然自得悉以條陳實蒙可報乃量日力計從

庸闢於奔中成是夷道揭東西二亭於雙峯之上相距二百步華轅峻宇皆據勝勢廣廈疏窓集作察可棲顛氣碧山亘目清流在下跨以虹梁抵茲近郊因其爽塏乃列營署度野以步度堂以迤上棟下宇各有區處規地之廣哀分左右營部隸焉牙門親軍而下左至公右至七既而左次葦平採石之師與宴設堂右在焉廣場間館竒篠榮帶可以閱軍實可以容宴豆度羨財則不費因枕使則不勞選之申命師之畜衆楚莊之匏居衛文之楚立得其時制而不煩官業盡在是矣初輿師所處在郡之北徧地淤墊下水泉沮洳積弊不遷介夫病焉至是則脩武備建長利寢輿得安其室處坐起以觀其習變而公又響士於斯娛賓於斯公之心泰則神王神王則中和旁達士之體寧則氣全氣全則餘勇可賈夫然則不出楹階俎豆之間而威惠交脩

上下決洽在此物也以公之平粹淑均天資吏師昔嘗四剖符
一司武皆有利澤施于州壤及是則貴為元侯疏以大封推心
術而行於理所繇屬城而流于吏郡程功底績觀發知智亭與
營之制宜乎哉前賢之以循政聞者有矣而遺美於是豈溪公
之而裕斯人耶集作也凡由此塗出者東南抵于歙西南抵于涇
肩摩股擊往復自便絕東溪有浮橋過西亭得蓮化觸類滋長
皆為絕境公以鄙夫春秋之從也繪而傳焉使實錄于石時三
年夏五月記

杭州場壁記

沈亞之

國家始以輸邊事塞不足於用遂以監織權沽為助使吏分曹
計其入於郡縣近利之地得為院鹽場之署以差高下之等顧
杭州雖一場耳然則南派巨流走閩禺甌越之賔貨而鹽魚大
佑所來交會每歲官入三十六萬千記六字一作以億計近歲淮河之
間頗聞其費自是及利之官益重矣年前京兆常子諒官始縣
主簿有能名及扶謝當歸是時尚書職方郎中崔稜為揚子留
後使聞其行遂邀署之既到滿城利權大登吏無敢怠與其為
縣主簿加勤也或謂亞之學史詞無故苟用是記焉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七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八

記十一

公署下

嘉興監記一首

淮南都梁山倉記一首

彭州新置唐昌縣建德草市歇馬亭鎮并天王院等記一

首

烏城縣修建解字記一首

嘉興監記

顧况

正德利用阜財足食國之本也天寶末天下兵起乾元初上司
奏議宜以鹽鐵之職愬以社稷之臣幹乎山海之利以富人
也淮海閩駱其監十焉嘉興為首朝廷以是蠲貨恒賦實乎大內
大臣奉法為事選人拔其賢幹昇於憲者以宣原隰光華之寵
趨其序者如好鳥之栖茂林相國劉公堂以大監小州不相若

也故其職負不忝乎爵秩其功而必倍於租入渤海高居日倫
世以勛烈緩步闊視曾襟洞開中有方略不循進級故一廷評
于茲二紀傾酒定交擲金市義不餌不仁之粟前使張侍郎滂
王尚書縉愬其卜式弘羊之計遂有採山煮海之役十年六監
興課特優至是未嘗從百萬至三百萬監一作人賈人各得其所
故端介之節風彩自高繼夫運漕波委陸溢此天下之利器也
可示人乎夫以步光莫耶切玉如泥荆鍾無聲不以一割軍其
銛純君子以知人則哲無德不酬鴻飛九霄驥騁千里前祕書
省著作佐郎顧况美使臣之得人貞元十七年歲在辛巳正月
耻記

淮南都梁山倉記

沈亞之

汴水別河東而合于淮淮水東米帛之輪關中者集作也由此會

入其所交販往來大賈豪商故物多遊利鹽鐵之臣亦置署集

署其間因擇官分曹以權集作推庚貨而部貢之吏盡令鹽織諸

官校遺集作遣之疾徐用賞罰大梁彭城控兩河皆屯兵居率集

此卒食出官田而畝畝頗夾何與之俱東仰澤河流言其水溫

而泥多肥比涇水四月農事作則爭為派決而就所事視其源

綿綿不能通槁葉矣天子以為兩地兵食所急不甚阻其款舟

臚曝滯相望其前元和九年隴西李稼為鹽鐵官掌署淮口集

掌淮口院病其涸滯思欲以為救集作而字乃與楊子留使議之曰自閩

越已西百郡所貢輳輓出皆于是而以炎天累月集有之字久滯於

咫尺之地篙工諸傭盡其所儲不能賑十半之食只益奸偷耳

幾有或有終歲而不得返其家者今誠得十數集作之倉列於
所便以造出入之集無之字計無憂也正月河水始泮吾盡廢所畜

而西六月之前虛廩以待東之至者如此則役者逸而弊何從
 生哉議定即以狀白得遂其便於是稼度四上卑濕無堪地遂
 勅度於淮南都梁山十二年詔以誅蔡之師食官促令鹽鐵所
 輓皆趨郟城下是時下淮南倉發舂具工人曰五字集作發舂
 舂材必櫟若榆吏欲令工就山林剪市之稼曰夫集作天火方焚
 曰將燹萬家當頃刻之間雖得弊織之器奮濁汗之波百夫汲
 而揚之立足滅患如曰不然我欲利其器待我成枯集作枯
 之杓致滂沱之流操以救之彼言而復謀則燃灰尚不可望而
 况所全者今懸軍十萬且暮不賑其為急也間不容釐而集作
 待汝訪山求財然後何異乎枯杓滂流之語耶其倉材所剪之
 餘大可以為臼小可以為杵長可以為杵之梁薄可以為脰樞
 夾峙促命裁之即日而舂成百具其餘米與吏分辨之先以家
 奴就役次及郟集無此字郟吏各有差所舂凡二十八萬不涉旬俱
 得浮浮而西矣十三年夏泗水大災淮溢壞城邑民人逃水西
 罔夜多掠奪更相驚恐號呼而鹽貨帛十餘萬乃囊之於布緘
 用吏多載與渡貨帛無遺尺及集作乃內倉中不能盈一敷其餘
 皆廢仕家之急時余過泗上得其事故與悉論善濟之方而著
 之以明其績

彭州新置唐昌縣建德草市歇馬亭鎮并天王院等

記 陳谿

聖上以南夷不度邊塵岔起侯且授報政意俾擇要郎以良能
 而牧之遂命御史中丞渤海吳公行曾一作魯持節出刺邪安公
 松筠植心金石勵志雅安實邊之衝東入嶮隘應援由此公至
 止一顧屹如巨防當危疑之秋瞬息無事郡人以考秩將滿預

懷去思接武陳誠願借綏撫丞相隴西公以公功業昭著飛章

上聞請充節度參謀諸兼軍行營富都知兵馬使東路行營都

知兵馬使仍兼知黎州及巡邊制署一作署公遂於大渡河初置

一橋亘五百尺自干戈未寧士馬旁午饋運往復商旅經過曾

無覆溺之憂永絕滯留之患至今行者見必歸思一作思異跡奇

謀繁難且紀由是復昇于捷為雅之南千里縣道烽堡相躅早

夕軍食既俟於捷為公智出事先機生糾外風波助意舟

撒如飛是得闔境無虞諸軍飫飽實公包功之復由是天子以

彭門名郡而償其重勲公軻車之日即寃風俗民之優苦已明

其重輕事之興廢也勲其利病從便革弊幽顯愜心郡內既肅

施及枝邑以唐昌縣中界接尊江郫城東西綿遠不啻兩舍雖

有村落僻在荒塘昔置郵亭廢毀將久遂使行役者野食而泉

飲賀易者星往而燭歸鼓數公行投告無所深溝雨漲古陌橋

摧跬步難踰艱苦寧述况輸役責限徵歛有程而歆罪其稽逋

者乎公測然凝想即日計成遂陳于連帥於其心而置草市因

其鄉明便以建德為號自此四來者旋踵而訝近中望者舉目

而知歸老幼携挈倏忽而至萬家歡笑共事脩營不旬日而告

就今則百貨咸集蠡類莫遺旗亭旅舍翼張鱗次榆柳相接桑

麻漸繁如此牧人可謂移風易俗矣昔武侯以蜀人脞脆故令

隣邑翊日而市意有習其筋力而侯之征徭又每及上春以蠶

為名因定日而有知所往公亦約之以期而侯之其日商旅輦

貨至者數萬珍鐵之玩悉有受用之具畢陳想人之心豈待詢

問而知其歡悅也復以路由諸部一作部疊躋徘徊一息無悅駕

之所遂以俸錢建長崇亭軒窓室外廐內厨惟薄精新器物充

足則往來者非止晝食而卜夜可矣人既繁會俗已豐饒又置一鎮抽武士三十人而禦之亦立解署早暮巡驚盜將窟跡人遂高服不感晨鷄無問夜犬皆去康泰不可比壽又茲地會昌之前有佛寺數所因廢而未興鄉閭求福無處禮敬像設之儀莫鍾識磬之聲不聞僻野深郊轉爲輦俗復置靈巖報恩院脩北方天王及侍從奇工妙飾相好無雙高墉環合門廡揭立又度僧住持行道無有虛日斯人也非尺豐足而求逃夭枉之患得不紀其盛跡而垂於無窮者哉且人之優樂俗之凋弊豈繫於時而實侯於哲人上才也噫公之爲政以已之歆而歆思人以已之惡而思人惡是以連牧二郡而皆勲績絕倫若非秉心端莊求理無替則奚能動遠邇瞻聽而侯疑者乎且昔之此民往復百里飢不得續食寒不得易衣今之出戶而所閱皆足市

之功其可量乎昔之此民村坊遙遠蕭索人稀盜賊織路行者恐畏今之出戶歌笑自若醉飽郡歸鎮之功其可量乎昔之此民首罪無所求福奚門今之出戶有依歸之僧觀莊嚴之像院之功其可量乎昔之行者戴星來詔亭午未憩館穀何投飢旅寧濟今之朱門大啓來往如歸之馬疲人頓忘其弊館舍之功其可量乎公初一意而庶類皆安推深誠而萬人咸福是知玄造之旨不獨幸蜀之三郡即應重委大柄爲國之元臣使天下皆幸也谿早歲謬以文字爲公之知偶因薄遊獲覩盛製與人頌美異口同辭直叙見聞敢愧蕪淺咸通十年五月十五日記

烏程縣修建解宇記

楊夔

叔孫昭子聘於晉晉受邾人之愬執昭子寘於箕使史潘之昭子不以拘爲意止之舍有壞必葺去之如始至故春秋賢之余

受有九重之命母百里之民凋瘵者繫之以綏訛弊籍之以移
既休於公館覩其隳摧圯漏忍而不治者無乃取譏於君子乎
丹陽余公以再命尹于烏程降車之暮月察訟決獄之暇周視
縣署其門傾其廳歌其墻圯葺廡偃頽詹側楹例移疑作相倚
風雨罔一作庇寒是暑窘公歎曰建之者何人壞之者何心既
叨守邑其敢不力自懋以圖嗣脩乎然屬天未悔亂兵火猶熾
專城而居者其可無備乎故我郡儲甲數萬以戒不虞而軍須
軍餼僉賦于縣務繁力匱久莫克舉公乃屑分而窵五鼓而興
行付坐惟不遑所安近越於是方克儻功於是節冗費之用鳩
贖辟之金勉力於農林徵工以厚償聽斷之餘策杖以巡慰其
勞者最其情者設茗及殮日自省視由是工操其斧斤如蟻集
殮傭運其材如水赴派財以儉而蘊故其用給人而悅而使故

其功倍不朞年而衆宇鼎新矣有若換大門中門脩大廳小廳
東閣西閣新押司錄事院建人吏祗候房砌縣之外城凡百餘
雉初宅之間一作垣近一百堵脩衆寮之宅五造廳庫之橋六
疏西亭之汙池制公解之什器一作有遺罔不增構其尤赫赫
者如每歲徵賦主胥類於廳之西廡以其輸賦駢湊滿逸是虞
乃編筠接軒權閉隔之訖賦則毀去厥費頗夥公乃增廡之一
楹構木爲欄以限其內外俾求絕妄耗此以見公謀之經乂也
縣之西北隅舊有帳院蓋鄉吏團集理書之所歲月綿遠崩陟
文切小爾爾爾無幾每遇霖潦則東席就燥以避其霑濕亦有時矣加
以徃來者銜奔走泥淖之患舉邑是病無戶而革公於是歷揆
其損以籌定葺正傾支摧增新易壞類夫重構建脩廊以達于
都門雨有依暑有庇從役者不知其勞矣此以見公情之恤下

也公帑摧敗上宄下濕周垣雖設腐不爲固易所以刺慢蓄而誘盜也公乃擇監以革枯選宏而化陋厚厥墉嚴厥闕此以見公志之坊閑也縣之圓扉頽堦莫治彼犯大辟得繫者豺狼野心脫走是勝苟閑閑不謹墻垣不慎是遺肉於虎吻也或有繫隨事幽銜責一作微責蓋俾其懷過而省非也豈使敵於見善毒於暱枕哉而糞壤狼籍穢不可適彼罪無輕重俱執於此不其酷歟公乃刻積弊滌宿汙明壞墉圻毀墉席以潔其榻食茹以其餒苟獲疾而如入宴於此以見公之處心愛物也先是縣之秋曹尉蘇許公頌釋褐之官也許公始至兼戎曹務遇上已節郡有角楸之戲郡守出觀則司戎者職其事因乘小艇往來以檢馭不整郡治之南溪波浩洋許公馭楸以涉而舟覆焉衆皆駭惋謂不可援俄聞空中有言曰無換蘇公忽有幹流以出其舟

而許公存焉彼同溺者俱不爲水困俗旌其地焉蘇公潭大曆中縣令李晤則故相國紳之先也相國誕于縣署幼弄之歲墜于縣之東池逾數刻忽若有物翼出於池面相國略不爲苦二者皆縣之故事而圖經不載公乃檄請於邑人大學博士丘光庭編緝遺墜其或善未書能未紀者罔不畢錄此以見公興廢而繼絕也凡此數事豈前政之未知乎抑知而不爲乎非公勤於理敏於視公猶私晚夕匪懈胡以及此哉始公之臨承綏政之後人稔於易衆務煩猥網在而目紊公迺肅之以嚴整之以恪過強字弱優老恤匱旌別植枉屏空奸慝不逾月而法令如壹勸賞分明清靜簡當內外祇肅鞭扑閤於庭爭訟息於野宣尼所謂慢則糾之以猛濟之以寬猛相濟者余公得知矣前是公纔再稔而報代鄉之老肆之長咸賴撫導數百人別壯墻立

於郡庭以乞留太守隴西公以代其任者特勅之命不可有滯
然私器其能頗自憾不偶良吏以共育尪瘠公遂退寓于德清
屬邑駕水軒釀春一作香醪治蔬圃修釣艇以吟醉自逸明年冬
為縣者以譴停其任扶媒依勢求代用者檄累于凡上隴西公
政而弗視曰且烏有民病方急而擯良醫乎遂飛簡以召公洎
其至隴西公提印以授曰子之前治邑其及物之澤被于廛野
未得盡子之術貽吾中悔今還舊邑其為我撫其疲過其首俾
民獲蘇無替初心公三讓而后即縣張弦易調新其戶牖剔蠹
扶弊刮垢磨預不次不序咸復舊貫凡利於民濟於公事無巨
細必自我始丙辰春公將受代吏民等以為受其教庇而忘諸
載祀俾後之人不得詳其倣落是食其旨度其處也於是列其
狀謁言於弘農楊夔夔學於春秋固當以紀功書績為尊公前
任日崇修先聖之祠為文讚功刻石于縣岸今復紀此宏烈蓋
欲慰縣人久久之虔思也况公以民吏之勤請不可拒絕兼凡
所革易勑製皆力殫心罄而后克濟且慮夫什器後之人不同
乎慎惜也恐其傾侈後之人不同乎繕治也苟沮衆請何以鏡
將來耶由是採石鑄勤之費莫不悉自於清俸益以見慎而有
立也嗣厥理者可不懋乎乾寧丙辰春七月記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八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九

記十三

館驛館驛使附

滑州新驛記一首

滑州新驛碑陰記一首

宋州重脩五驛記一首

館驛使壁記一首

樓上

翰林學士院新樓記一首

鳳翔鼓角樓記一首

泗州重脩鼓角樓記一首

襄陽北樓記一首

泉州北樓記一首

館驛館驛使附

滑州新驛記

李勉

滑臺舊驛天寶景申歲逆臣盜國師競而焚滑臺四衢通于四海夷貊奉聘諸侯覲王有疊騎繫轂填郭驛術之日也或寒互

兵疑疑血成炎赫鑠肌疲心躁憤駢立無寄剛不待朝廷命卷
沛而歸既至所止即共度小吏以張大凶天子震怒徵侯帥以
討之常時挾刃為盜匿蔽揜莽者咸來附離叶拒王師而睢陽
最與賊近忽剽攘不詢志必縱火大燹傳置尺椽盡為餘燼時
公以重望鎮梁諸方徵師悉出其地供億大費不煩朝廷而又
戒嚴壘門賊馬首不敢西向我李公貂蟬適守睢陽大軍頓其
所資糧餽餉且靡闕一毫明年九月賊平我公念鴈池泊會亭
五鄩前為賊熾焰所滌況沿一作濱河滂午豈可使厦屋不修乃
刷村孱工未數月而畢其創匠輪奐為客館之甲君子以為非
我隴西公大才不能當劇賊非我季父稱事不能新郵亭宜手
礮石刻文聲其美績就久奉隴西公命牢讓不免其叙事也質
而直微而簡俾後之為政者識我季父之多能咸通庚寅年秋

七八一作月記

館驛使壁記

柳宗元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
賦脩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
令賜子布政於下國者于甸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
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至於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
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叱界于櫟陽其驛六其蔽曰同州其關
曰蒲津自灊而南至于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
自長安至于盩厔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
功至西于好時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
至于華原其驛九其蔽曰坊州自咸陽而西至于奉天其驛六
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惣而合之以至關由關之內東而會

之以至于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于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其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飫餼饗饋集作飲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役集作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息集作積於是出納奇贏之美集作數會考校之政大曆十四年始命御史為之使俾考其成以質于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枝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常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于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用受捧二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

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有集作失之矣余今為之記遂以韓氏為首且曰條其職故首之也

樓上

翰林學士院新樓記

常表微

長慶二年春翰林院使缺穆宗皇帝顧謂左右曰孰可充是任皆曰恭恪可以奉密命通敏可以肆皇獻有若內謁者監田季温可上曰俞洎四年夏院使缺敬宗皇帝顧謂近臣曰敦可補是職者皆曰博覽以好古清白以奉公有若奚官局令衛元瓘可上曰俞是以授金紫之賜承侍從之榮典司禁闈參掌詔令掌因暇相與議曰夫官臺室觀蓋有宜稱苟失其制人何法焉內署與集賢史館祕書省皆號圖書府而內署最為密近故學士之登將相踐崇顯者十有八九焉彼三署不可同年而語矣

而庭宇逼仄屋室卑陋非聖朝待賢之意豈羣彥養德之所于
是梧桐高則可以栖靈鳳巖嶺秀則可以詔美玉是宜革作以
新其居乃同詞上聞詔命惟允錫以材布一作帛假其工徒心匠
始形於事先物境潛運於度內乃撤小屋崇廣廈揭飛梁於層
構聳危樓於上楹重簷翼舒虛牖霞駁晃棟豐麗欄檻周固三
門並設雙閣對啓迺清風於此戶侯期月於南榮積其典墳藏
於高鑰因討閱之際資登眺之娛若乃前瞰雲山傍窺臺觀仰
丹霄於咫尺納穎氣於襟袍八表殊望四時異境觸類生趣隨
方散懷其下廊廡對序階陞四匝中創小亭以侯宴語卉木駢
植松竹交陰一作林高標於勢撩散餘芳於戶庭信可久之宏
規不泯之盛跡也經構之始侍講崔學士出拜小宗伯樓成之
月學士常公秉國鈞旬日侍講高學士拜夕郎明年正月學士

路君遷小司為承旨表微洎王宗二舍人皆遷秩加職院使復
以成績並命遷內常侍夏四月中書節舍人駕部郎中皆以鴻
文碩學為侍講學士有詔賜宴始觴於斯中外之智者朝昏皆
賀豈興作之會契外陰陽之運乎而土木之動應於福慶之數
乎表微學愧鏤冰文慙畫虎秉筆視草于茲六年備歷規度之
暮詳觀一作都新舊之制承命為記實慙菲詞時大和元年某月
日記

鳳翔鼓角樓記

常慶復

十月成樓記時也自聖人觀象立制則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故
天下都邑大崇建之凡千乘之居其外者郭其內者城郭之門
所以苞納州聚城之門所以嚴護師長故諸侯國多以內城門
於中軍為最近率皆樓於斯飾於斯建鼓角於斯先是此府無

內城無重門廳事之階才德內屏旌門之次迫於通道大將軍
鼓角置於邦宴然而安積有歲矣今我江夏公七月下車首平
謀八月慮事鳩乎材九月思谷得乎衆十月勞農興乎役然後
下令葺黃相士命毀削舊宇坦平新途迴還翼張詢潔氷靜既
而版翰具奮築興山虞納材梓人準繩雕琢切磨丁丁登登重
楹疊戶霞起雲烝如翬斯升勢將騫騰如山斯層崔嵬凌兢君
子曰大哉斯樓之作上可以陳列輦鼓下可以禁限中外近可
以張皇師衆遠以可戒勵大軍稽颡度不失於方中審山川乃
得其面勢衆心多樂成之助工從有悅使之勸非大君子淵慮
宏謀則茲樓何從而興也或者以爲前之闕政公能補之愚則
不然夫舉一事建一切不量其小大苟能迴拔人表獨得殊見
則無非天假之才得之縱有賢方伯比肩於前歎責其人夷之

見無乃過歟然則斯樓曠之於前宜也成之於今亦宜也奚新
謂稱補其闕哉樓成二日我公與護軍中貴人洎賓僚偕登而
閱之慶復仰而嘆曰公之政教見於斯樓盡矣且棟之梁之小
大攸宜材不遺也壁壘完堅巧塗續密人不偷也繩墨脩整若
窳不用法至行也丹雘鋪彩光輝燭人照至明也舉是署以福
我境內之人德澤甚厚豈土木云乎哉元和二年十二月十七

一
作十月
二十七日
日記

泗州重脩鼓角樓記

李璣

烈而悲者角之聲謹而壯者鼓之聲烈與悲似義謹與壯似勇
夫軍以義集以勇進故軍城例樓鼓角於正門以嚴暮驚夜二
物用故均然凡發語雖先鼓及奏而一有角先鳴者蓋欲勇生
於義云泗城據汴淮奔會處汴迅以射淮廣而吞獰勢雄重翕

張氣象故其出人物義且勇與鼓角之聲相叶雖商敗四衝解
繫拖交而氣不衰雜防禦使劉公郡人也其義勇智傑拔於萬
衆間始爲郡諸將黃巢陷關徐以西討急務在黃兵力按舊屬
郡名取泗泗稱未奉詔不服徐師因大至公爲都馬步司轉司
衙皆惣兵柄捍守連年徐竟解圍而去已而上欲久安徐泗卒
以泗屬徐會有新防禦使昧軍機意泗人含憤復激今皆徐不
屬作公執詔爭不得衆因大呼逐防禦使扶公坐公不得已詔
亦因命公徐帥大尉鉅鹿王感公於已絕他心曲拆惟天子命
相得益勸甚於故焉公旣挈防禦印登城四面望皆拒戰後火
燼餘成石拋所傾方圍急城中又壞屋給新併是盧少全者乃
銳意自鞠關場上佐院稍稍營葺且謂鼓角樓者軍門眉首宜
特華壯樓及左右鼓棚新者二十七間益揭其柱危其檻以激

響日沉霄寒聽吹繫者疑岸浦泉窟龍吟鼉作時時相應和旣
而郡衆列觀歆謚文人紀績或揖衆而進曰公之功行甚多非
止此樓門左右警出廊及都等院凡二百餘間悉公重脩又脩
孔子廟佛祠黃帔道宮觀文武吏舍靈山神宇凡數百千間又
勸里人益構其居荒毀更新鬱鬱如春發寒槎又增武器庫旗
稍千竿鎗百柄甲裝三百劔千環箭六萬羽弓弦角千凡營制
悉以家私財佐用又教屬縣樹桑柳棗榆至二萬本縱脫無名
役除律勅外擅立條歸之簡切用是人益附親逋竄自近萬三
千戶朝客中貴人往來饗餼錢近如完盛時防護淮浙等貢上
錢貫數百萬此其大略公所以能若是 由誠疑者公具侍一作
且下懇爲尊中丞郡太君得拜封爵邑連表乞歸待其誠切動
人如此所以能堅奉明天子者以首出其政耶由此言之豈一

樓而已乎且公用孝資忠用義發勇其壯烈聲又豈鼓角足配
乎安可但記一樓而遺他事乎衆曰然則可如而可進譚者曰
吾聞古人以玉况德以器銘功豈玉足况器足銘耶蓋借玉爲
喻因器而盡銘他善今儻告文人請借鼓角以况心公而因記
樓盡述公之功行黨可乎咸曰善然建於筆者不能寫是當緩
以候之積月而吏官尚書司封郎中李礪自淮楚趨闕驛泗於
是郎從事張信與同僚及將吏等磨石濡筆且以衆志白于公
請礪爲記礪不敢辭即所聞實書于石於戲樓以中和五年二
月二十八日成以其年九月三十日書

襄陽北樓記

符載

天時有晦明人情有舒慘或感瘁交構鬱疑不發非登高遠眺
望則無以疏達其氣導中和之性焉藹藹襄陽山水之鄉征南

與峴亭之賞賢王造北樓之勝緬邈千載遐襟一作一致靜躁一作

得不根柢於是乎然勢勝則同制作迥異請得本末而言之先

前之人公舍之內楹連危榭以瓌碩之材樹壑雜之地左右翳

會顏視生熱人莫能登一有甚無光輝我公懷之思有所致會

異日官府無事携鄒生牧叟之客高步縱觀于城之墉次于北

隅大獲偉地公竟符曩意據俾不去玄機一發樓在吾自由是

振陳成新收甲爲高經營鼓智財力什一笑拊之下峩峩橫空

襄人駭之謂靈物佐助不然者何以不殫貨不峻程不罷民而

成不朽之績客易若此之甚也夏五月辛巳公歿送送矚亦既

樂只爲食肴酒聚賓而登之異其勢隱軫氣崇融上乘百雉旁

壓萬井飛陞虹指長檻雲截陵昭回而求睇關一作萬態之紛糾

楚山無際漢水遠去郢門商雉微茫天外當是時大火炎里閭

如燔更簞驟與躁灼不鮮及其讌也即窈窕靜端和肅清輕颯
四來衝闥高座賓相顧如在顛氣况乎春之發舒秋之沉寥固
不言而騰矣壯而不侈謂之範作而不費謂之智登降有序謂
之禮享宴有惠謂之仁道崇者罄揮位大者物舉播紳君子咸
謂為此樓於羊公峴亭不沒矣若掘客土斬異材礱他山之石
奪齊人之力肆浩蕩之觀窮靡嫚之樂實日京德賈諤不暇亦
文者何述焉野人輒劣備詳公明白之實敬揚休休為來者大
猷五年六月十五日記

泉州北樓記

歐陽詹

釋名曰樓睞也謂高明觀遠睞睞然也建於地宅則以閱園林
有媚樹於雉堞則以警寇盜不虞故墨子曰城備集作三十步
一坐候樓百步一立候樓茲樓者蓋此郡此壙之立候樓也卜

築之始而有之

三集作字

表不倍常廣雅再尋製造日遠土木

功集

殆左騫右侈上露下圯有年數矣邦牧安定席公貞元七

年下車至九年目之三祀重民力而未形言是年暮秋歲豐農

隙有率常典告有事于土功曰公斯郡國

集無

之南極也元后

帝鄉實在於比詩不云乎心手愛矣遐不謂矣故固

集作

戀主

向方瞻矚堆北有樓半傾半摧日夜闕登俾繫拆之所風雨憂

拆揅復隍之患政因時令爾其營之俾有布席跪立之地

集有

更人防卒之位

位字集

予將時躋辰北面拱宸之心焉受命之

者感公之意如公之意抒人辟庶感公之誠如公之誠川朝子

來坯

集作

崩易蠹址有餘而不剝基塹自延材有長而不剪棟

宇自崇既望庀徒未晦成功倚層霄於軒檻納千里乎窓牖如

鱗之解署若岸之軍壁得不收

三字集

若連山之有重巒長

江之感洪濤氣勢錄是而集作雄馬公每子牟情來莊為思生
俯仰於斯徘徊於斯夫完成壯邑有邦之本也憲闕愛君為臣
之節也善矣哉公廣茲樓也遠得有邦之本大真為臣之節執
邦之本曰公謹臣之節曰忠唯公與忠公斯昭矣小子家在委
巷多聞輿誦熟忝儒術數集作每侍公居上志下衷兩獲而達敬
書其為事之記以獻至若眺四維之雲物臨萬井之煙景遐象
任致眸一作眸莫勝觀非有樓之素故不載之集作載真元九年秋
九月三十日獻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九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十

記十四

樓下

新脩夏邑縣城門樓記一首

黃鶴樓記一首

五福樓記一首

朝陽樓記一首

懷崧樓記一首

望雪樓記一首

閣上

茅閣記一首

新脩滕王閣記一首

重脩滕王閣記一首

樓下

新脩夏邑縣城門樓記

孫公輔

昔左丘明書梁亡嫌其亟城至至溝宮也書宮潰責其恃陋而

不重閉也然則懲惡勸善之義信可不遺於後代矣方今生人
震越虺虎啖嚼凡為候大夫者孰得不鑒於梁而悼於莒哉夏
邑縣城樓疑圖經即西漢粟鄉侯之故濬閭閻陂陁不可以禁
淫佚臺觀崩弛不可以示軌議訊諸鄉人云此地有隱慝焉縱
其神姦慆若大忌故前後今長皆昵於神而廢於禮也去年夏
聖人戒師於東方宣武軍守臣劉公慮以軍興勢危賦重人困
易置官屬紀綱事法遂假參佐范陽盧士宣字伯通為茲邑長
伯通勤勞于民旋即真命錫以朱服示王命也愴夫先賢雖立
譙門譙門必能將將雖作爾壙爾壙必能言言繇是正其小以
及先王宮隅之制飾其儉用倅諸臺門之尊百工告利多福訟
萃則嚮時妖異之說無復徵據神不神矣君何神耶苟無馨香
曷肯變化是故直校埃益臂一賢之挺生介然監疆同五福先
壽考端穆大壯發揚斯于用而不和一作知我則為植其經費也自
柿度一作材至梓土一作辛不礙疋夫之膏澤必因庶役之餘羨其
博施也自燕至翔鷲尚貽終世之咸若寧止吾屬之遐覽然後
命閭人以守之揭靈龜以鼓之歲時則懸法於其前災青則榮
祭於其下禦大寇則未足却小戎而有餘具周文緩而靈臺成
漢文約而露臺捨惟彼詰玉睿后猶懼若此况人臣乎閭閻伯
通可謂知禮至如板築之氣勢磨礱之固護塗墍之滑澤乎章
之藻麗則存諸詠歌非記體所載時公輔館于伯通之署願記
其善敢私於人乎

黃鶴樓記

閣伯理石本

州城西南隅有黃鶴樓者圖經云費禕登樓嘗駕黃鶴返憇于
此遂以名樓事例神僊之傳迹存述異之志觀其聳構巍峩高

標籠崑上倚浙漢下臨江流重詹翼舒四圍霞散坐窺井邑俯
 拍雲煙亦荆吳形勝之最也何必賴鄉九柱東陽八詠迺可賞
 觀時物會集靈僊者哉刺史兼侍御史淮西租庸使鄂岳鴻等
 州都團練使河南穆公名寧下車而亂繩皆理發號而度政其
 凝或遠迤退公或登車名本送遠遊必於是宴必於是極長川
 之浩浩見衆山之累累石本王室載懷思仲宣之能賦僊蹤可
 揖嘉叔儒之芳塵迺唱然曰黃鶴來石本歌城郭之並是浮
 雲一去惜人世石本之俱非有命抽毫紀茲真石時皇唐永泰
 元年歲次石本大荒落月孟夏日庚寅也

五福樓記

符載

人之氣剛而直靈而無方欲其全一作也唯其所養故處卑陋
 則疴恙慘怛而邪僻淫疾生焉居高明則遐曠博大而和平康

樂生焉其或將移志氣張耳目聳形體使百祥九德沛然洋溢
 臺觀不作孰為起予是以我尚書劉公有麗譙之製建嘉名者
 其有旨乎曰泰一五福遊乎神宮之三年也先是茲樓比嚮之
 廳也穹崇弘敞實惟古製公家每斷大事行大宴威儀四設必
 在於此播紳籩豆陳上平麾幢鐘鼓羅乎下雖庭階燦爛誠則
 偉矣而直視南墻雲物悠然蒼茫雉堞若生遠思以聰明幹材
 智以光華照城壁百堵之上忽生飛樓連薨杳拱攢倚碧空离
 坎之地新陳對列相與饒借赫然公府自下而望之也若鼇山
 冠雲蜃氣橫天霓裳鶴架縹緲髮鬢及其登也居願氣之中坐
 青霞之側愴况自顧謂生羽翼二江東注萬井如畫耳聞天語
 目視鳥皆雪山巖岑山與雲齊風從中來肌骨凄凄於戲勝不
 終屈必有伸也天作蜀國殆萬餘祀前人闕陋我能補之恢賢

毫之軌躅成畚閭之雄觀真英特也公涯岸氣業傑出無侶神
用迅密參乎化機壹以至公篤信佐故太尉之幕二十年矣賓
主神交中無猜腹蕙落之際以柄授手居無幾今天生雙旌千
乘而褒寵之熊羆井絡實為天府號令政化風行雷動自纓弁
至于推髻鮪皆至于推齒莫不冠帶其法制飲食其恩僧未周
歲炎休聲然後結構之興出我餘力况其新棟宇重威容也陳
享宴均慈惠也肆觀覽肯風俗也采謳謠俾政教也豈止窮歡
娛供視聽臨江遲客當宵待月而已哉有部從事符載揚盛迹
刻真石鎮梁益使百世君子知五福之巍巍也

朝陽樓記

皇甫湜

嶺南屬州以百數詔州為大其地高其氣清南北之所同朝貢
之所途先時此州無政有聞土穢水煩人創吏侵田畝莠而不

墾城郭牢

字一作

而不實時惟李君捧

集作奉

詔而來一年粗洽二

年稱理三年大成顧郡之城既

集作制

狹而專門墻枳局庭除秋

底秋之澍雨沉氣乃上暑之燻燥清風不下人慢吏褻無嚴諸

侯於是掠旁入之利乘可為之時端景相勢疑土度木經營未

幾興就寔然登閑豐崇高明朗融耽耽盡飾沉沉生白改

集作制

積陰於多陽散温沴為祥風公度若虛炎天如

集作若

秋茲焉觀

游其政優優密親嚴容

集作密

嘉肴旨酒茲焉宴喜其樂亶亶

集作媿媿

朱成一作衡旅楹君子攸寧飛墜雲基君子攸躋乃及月春乃擇

一作

清辰

集作聲

以止天地

若開江山如新原隰成文雲霞相陵蕩遠目

集作日

於天涯叢一

境於階端四座洗然若夜行之暉于先煩病

集作嬰

煩之脫于身畢

夕皆下一作仍有皆字熙熙滿足以其直城之東目為朝陽詩云鳳

鳳鳴矣于彼朝陽前代之前二千石若東萊潁川是烏咸集茲
樓可以樹脩竹列高梧以食矣君朝之望也而出刺是州不已
屈以事高不心望以卑遠夙夜一作其官聲績用明羽義之拜
日月以數嗣而屋集作者致遠清集作標壽克於將來

懷崧樓記

李德裕

懷崧思解組也元和庚子歲余獲在內廷常僚九人丞弼者五
而十數三字集年間零落將盡令所存者惟余與集此二三川

守李公而已已歿者西川杜公武昌元公中書常公鎮壑大和

已丑歲復接舊老聞集無同升台階或纔歎上與已協白鷄之

夢或未聞稅駕遠有黃大之悲則集無向之榮華可以悽愴况

余憂傷所侵疲於多病當驚比叟之伏集作豈忘東山之歸此

地舊施集作曲軒旁隱集作癖塊竹樹陰合簷楹晝昏喧雀所

依涼颺罕至余盡去危堞散為虛樓剪榛木而始見前山除密

蔭而近對佳集作樹集作庭清輝於月幌集作留

愛景於寒薨集作晨憇霄遊皆有殊意集作周視原野永懷崧

峯肇此佳名且符夙尚盡庾公不淺之意寫仲宣極望之心貽

於後賢斯乃無愧丙辰歲丙申月庚辰日集作此銀光祿大夫

守涪州刺史李德裕記

望雪樓記

鄧衮

上纘位年京兆公繇亞荆牧彭搜鯁治蠹化者耘而革之不易

節而政成既而府署亭臺之弊壞者咸理新之明年秋作望雪

樓訖功俾進士鄧衮銘之園蜀之鄙截如臣祗厥郡維彭北西

天屏危碧峭青憂霄磨冥鯨跳虬奔限壘隔番上排雪峯延疊

萬重鶴羣瑤駢一作月績綃鮮振古不泐四節一色皎皓披飄

寒鋼陰膠光涵二水冷射千里往哲所嘉名之玉壘公來未基
畢完瘵凋乃於崇墉作爲麗譙長材美工不伐不僿趾故規新
不僭不驕經之浹辰翬飛迢迢三伏赫曦九野如燒斯焉一登
神滌煩銷他日徵黃羊碑邵棠下客貢銘永播德芳先是王僕
射潛蕭桂州祐繼守斯郡二公陶竒撰幽不乏心匠於西湖臺
島花竹列植布置罔不宛妙維雪山彭之殊觀獨莫經意豈非
天待我公作賞跡乎昔西漢進儒術臣多真方魏晉扇虛

玄吏乎

一作采

風流孰若公精六籍練使務蘊張趙之幹敏兼王

謝之清雅軀辭盈度奮毫電飛具牘百幅歷昨水釋前可以折
穆之之角近可以挫戴胄之銳則不止有逸暇覽眺蓋雄節大
旆師長列侯方鈞平衡肅和神人迫期矣衮不佞饒公竒績覲
識士和一作事望雪不取於澄心瑩目將以思潔白登樓不取於

櫛清沐曠在據上睨下察人之利病亦數政之嘉術也大中元
年九月記

閣

茅閣記

元結

乙巳中平昌孟公鎮湖南將二歲矣以威惠理戎旅以簡易肅
州縣刑政之下則無撓人故居一作居方多閑時與賓客嘗欲

因高引望以杼遠懷偶愛古木數株垂

集作重

覆城下

一作上

送作

茅閣蔭其清陰長風寥寥入我軒檻扇和爽氣滿於閣中世傳
衡陽暑濕鬱蒸休息於此何為不然今天下之人正苦大熱誰
似茅閣陰而麻之於戲賢人君子為蒼生之麻蔭不如是耶諸
公詠歌以長一作美之俾茅閣之十得系嗣於風雅者矣

新脩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則蜀本聞江南多臨觀一作臨之美而滕王閣獨為弟

一有瑰偉絕特閣本作時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王勃作游

作賦今中丞王公為從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讓之以忘

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集作陽便道

取其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

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集有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

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集本文釋有及其無

處十竊寄目賞適所願焉方崧鄉歸文筆正云文苑如此至州

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

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集本文粹

三款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施

集作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月文釋之間而人自得於

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款出意見論利害聽命幕下而吾州乃無

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

因而至焉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

士皆與在酒席集本文釋半合詞言曰此屋不脩且壞前公為

從事此邦適理集本文釋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

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未燕于此公故文釋得無情哉公

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榻板檻之腐黑撓折者文釋有易

敷之破文釋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集註者之則已無侈前

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集本文釋有以書命愈曰

子其為我記之愈記以未得造觀為歎竊載名其上列三王之

次有榮耀集有焉乃不辭而承文釋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

樂雖老矣加獲從公遊上能為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

袁州刺史韓愈記

重修滕王閣記

蕭愨

鍾陵郡控連山大江環合州城揭起樓榭遊之者莫不日魂旒
號為一方勝槩先是背郭郭不二百步有巨閣稱滕王者懿夫
峻脩廣袤非常製所能擬及考尋結構之始蓋自宋徽後時滕
王作蘇州刺史韓洪州都督之所營造也距今大中歲戊辰亦
將垂三百年徒嘉乎飛翬疊藥武倨龍盤發地呈形與山同安
曾不知盪滌必繫於天災興廢自叶於時數將利恢復果憑智
謀故我鴈門公按節廉問方頒詔令肅而兵戎警服政和而疫
瘵昭蘇妙撫循則有袴襦成雙一作咸獲之謔寬賦歛且無杼軸皆
空之歎歲比善孰俗臻治平故州民相與稱賀繼而歌日自公
之來闔境謹怡欽公之化若乳嬰孩雖國僑理節圖一作國而多

方長孺緝淮陽而布效方公今一作之日不足過也宜乎享亨亨跡
居全功無何值祝融發其災回祿煽其焰曾未竟爇煤
倂秋蓬則斯閣之製盡無餘矣其他崇廡之地接續郵
亭甍棟纏連疾飈一驚焉遂至延及公至是領徒夜出俾撤屋
開道毒燄方熾遂巡不能救翌日公乃往觀焉召將校謂
之曰吾幸得備位庶察不能懇求人瘼敬避天戒致火之患
時予之辜遂審量日力詳度費務役不加重而蒸徒奏事
協于中而公用省衆謂難集我方指期遂得鼙鼓不勝而
而築之閣閣梓材並構而勢已耽耽自非智用周敏政齊
畫一則安能規規模之豐麗如彼程制造之速疾如此不有
廢絕孰能興耶今按舊詞閣基址南北闊八丈今增九丈
三尺其峻脩北自土際達閣板高一丈二尺今增至一丈四尺濶

板上新舊長一丈今增至一丈三尺中柱北上聳于屋脊長二丈四尺
今增至三丈一尺舊正閣通龜首東西六間長七丈五尺今增至
七間共長八丈六尺濶三丈五尺固可謂宏廓顯敞殊形詭狀
昂新葺弊有如是乎况前通舟車迴瞰江嶺每值美景
讌集笙歌散逸遠凝霄漢上軼雲雨即未知三山之靈
仙窟宅五湖之賢達浮沉其於歷賢勝負果又何如耳
故自焚孰之後又建是閣廣其郵驛廳事接以飛軒累
榭復架連樓小閣對峙高揭旁通江亭津館致巧銜
能迴廊并抱以交映達宇相崇而不絕則是閣也冠八郡
風俗之最包四時物候之異春之日則花景鬪新香風襲
人霏高送歸極目蕩神夏之日則鷺舌變嘆葉陰如棟
紈扇把搖綺窓堪夢杖之日則露白山青當軒展屏

涼風遠來沉醉易醒冬之日則簷簷外雪滿幄中香暖
耐舉樽竿好聽歌管則斯閣之盛縱遊之美賞心樂
事庸可既乎夫易舊圖新樹非常之績天其或者必將
候魁岸博達負出人智能而俾張大其所為不然何當瘡
痍未復之前而妙于救藥灰燼已成之末而遽及經營
况不奪農時不勦人力帑藏免竭日時免賒觀之者咸
謂神化翕忽殆非人力之所為也噫夫環譎特殊魏我
相扶似乘靈禱湧出方壺壽一作屢崢嶸開闔睚眦
用鎮遐俗尤光奧區是必知後千百年閣之名焉與
公之政俱垂不朽矣至如江山之重復物產之殷充亭臺
增葺以雲夢解署繕完而擲此布在圖籍孰能該
詳愚今所以為異者但舉乎閣之廢矣自公復興而已

其他壯麗形勝已備列諸公述作故不能一二觀縷時
大中執徐歲秋八月哉生明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文苑英華', '卷八百一十', and '終']

文苑英華卷八百一十終

